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文 選

(一十)

蕭統選 李善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 選

(一十)

蕭統選李善註

國學基本叢書

文選

卷五十三

論三

養生論一首

稽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猶言至也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

此以往莫非妖妄者。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年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鄭玄禮記注曰

粗疏也說文曰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較廣雅曰似特受異氣稟

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

可數百年可有之耳。天考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

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漢書曰上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

也周易曰渙汗其大號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毛詩曰終朝采綠終朝謂從旦至食時器然

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夜分而

漢書劉向曰夜觀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星宿或不寐達旦何休公羊傳注曰僅劣也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

衝冠淮南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

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焦爛必一溉者

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彼一溉之苗則在

水湯七年旱說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萬十年

文曰澆灌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

喜樂過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國語子餘謂秦伯曰使

特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也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故脩性以

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

和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莊子曰吹呼吸吐故納新為夫田種者一畝十斛

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汜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

畝得百斛也區音鄔侯切一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

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經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合歡獨

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神農本草曰合歡獨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

萱草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纒樹之增庭使人不忿毛詩曰焉得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養生要曰大蒜勿食葷辛害目

又曰：狷肉，損人，與豬同。說文曰：蒜，葷菜也。發乙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抽朴子曰：今頭風著身，皆帶變而薰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蟻，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殺取，頸處險而瘻，於居晉而黃。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瘴，謂人居於山險樹，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

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方言曰：延，故神農

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

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

務淫哇。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周禮曰：凡齊事，粟鹽以待戒令。鄭玄曰：馨，鹽謂練化之，馨今之黃字也。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思慮銷其精神，

哀樂殃其平粹。文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夫以叢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左氏傳：子產曰：叢爾小國，

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黃帝

曰：有病心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七發曰：百病咸生。漢書杜欽上疏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也。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

莊子曰：終天年，不中道。天者是智之盛。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方言曰：悼，哀也。笑悼，謂笑其

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莊子曰：藏乎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穀梁

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老子曰：未

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是由桓侯抱

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

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束皙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

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為舛錯韋昭曰魏無桓侯臣瓚曰魏桓侯新序曰扁鵲見晉桓侯然

此桓侯竟不知何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

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

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吠古澮澮外而泄之以尾

閭尚書曰澮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吠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澮深之亦入海也莊

曰尾閭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燠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

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燠燠故名沃燠欲坐望

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息

患在一國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五尺大犬為豫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獾

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鹿善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除相傾如此復敗者夫

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延叔堅曰

尤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老子道經曰聽之不聞名曰靜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

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論語榮潤曰酒酒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

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

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左氏傳曰：名位，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國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賄毒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成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莊子曰：外物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曰：虛其心則純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聖人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老子曰：聖人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人，不思慮，不預謀也。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抱一為天下式，養上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河上曰：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白虎通曰：醴泉，公曰：大順者，天理也。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白虎通曰：醴泉也。醴酒，晞以朝陽，綏以五絃。毛萇詩傳：無為自得，體妙心玄。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孰能得無為哉？老子曰：玄之又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郭象曰：忘歡而後樂，衆妙之門。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足樂足而後身存。莊子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樂全精復，與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章昭曰：羨門之天為一。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章昭曰：羨門之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運命論一首。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與亡之名。應籙以次相代。宋均曰：運，籙運也。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集林曰：李唐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續病卒。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王命論曰：窮達有必生聖明之君。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

相親也。不介而自親。曰介。紹介也。禮記。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玄同。論

語比考。識曰。君子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

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

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時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

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鳴。鳴之怒者。聖人怒。則天辟亡矣。湯起放桀。時蓋此祥也。明與鳴古

通。羣龍見而聖人用。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說苑。鄒子說梁王曰。

湯立以為三公。毛詩曰。實維阿衡。阿衡。伊尹也。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尙父於周。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于西伯。六

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龍。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

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呂氏春秋曰。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末。亦然。故

處於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

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漢書曰。張良以

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

格之賢愚哉。春秋考異郵曰。稽之籙圖。參於泰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陵。春秋命曆序曰。文王受

東闕。謀襲鄭伯。晉戎同心。迷之穀。反呼老人。百里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

降時雨山川出雲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欲將至則其王天下之期將詩云

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詩大雅文也箋云申伯甫生侯也毛萇傳曰翰

幹臣也豈惟與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呂氏春秋曰世幽王之惑褒女也祓始於夏庭史記曰昔夏后氏之

夏帝之庭而言曰余喪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瘞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

策告之龍亡而瘞在夏氏乃櫝而去之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瘞流於庭不可除厲王

使婦人裸而諫之蒙化爲玄龜以入王後宮後童妾既亂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

宣王之時童謠聚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實是器宜王使執而戮之於道而擲者後

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葉子曹伯陽

出於褒是爲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爲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鄆山下蔡任溜切曹伯陽

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

即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左氏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過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魯人召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余子

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田於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介

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吉凶成敗各以數至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效存亡出象王命論曰驗行事咸皆不

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河洛謂河圖

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及成王定鼎於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

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及成王定鼎於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

也文薄之弊漸於靈景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曰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悃誠也靈景

周之王辯詐之偽成於七國言文游既弊詐偽乃成也七國謂韓魏齊趙燕楚酷烈之極積於亡秦言詐

末者也呂刑靡弊秦法酷烈也解嘲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以馬上下得之

成故加之仲長子昌言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子淵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

安事詩書也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子淵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

多謙退事著名性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論語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

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

其末周易子曰君子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

言曰疏驥之馬亦驥之乘疏驥之馬亦驥之乘疏驥之馬亦驥之乘疏驥之馬亦驥之乘

曰故孔孟所不能授也孟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

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恐獲罪去衛也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史記曰楚

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

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

楚昭王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

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藿不充以仲尼之

行也。而招毀於叔孫。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隴也。猶

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周易曰：智周萬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子曰：養生以經世，莊

俗其不可與經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

於世亦遠矣。主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

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

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

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封己，養高，勢動人主。曰：引黨以

封己，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

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閒其言。論語

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下子夏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吾問國政焉。禮記

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論語注

曰：不得有非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

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

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甲屈原，原楚賢臣也。被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

樂天知命矣。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漢書：孫寶曰：道不可

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管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澗流於大水及海，升

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公

月土潤溽暑鄭玄云土潤謂塗濕也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而長久

乎清其濁無不案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管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

子曰夫水淅溺以清好灑人之惡仁也案式甚切是以前窮達亦樂達亦樂窮。窮亦樂達亦樂窮

達也道得於此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禮記注曰迂犯也鄭玄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則窮達一也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前

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

而成名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班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家語曰不觀巨

也也。固漢書贊曰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也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家語曰不觀巨

也。論語子夏曰商聞之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論語子曰道之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

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論語

道之將廢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蔭戚施之人。莊子曰原

也與命也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恥為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俛仰尊貴之顏透迤勢利之間。杜預注曰

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蘧蔭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感施俛仰尊貴之顏透迤勢利之間傳注曰俛

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蘧蔭觀人顏色而為辭故不能俯又曰感施下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

人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便透迤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之如響曰鄭忌其應我若響之應聲也。以闕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勢之所集從之如歸

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孟子曰：太王居豳，狄人侵之，乃踰梁山，邑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其言曰：名

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失孰執。鄭玄儀禮注曰：賢猶勝也。郭璞曰：蓋見龍逢

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杜預注曰：左氏傳曰：脈脈然自以爲得矣。爾雅曰：脈，相視也。郭璞曰：蓋見龍逢

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尸子曰：義必利，雖榮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

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去鼻，決目崇侯虎，蓋知伍子胥之屬燭，鑊俱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

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牧之野。蓋知伍子胥之屬燭，鑊俱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

夷於楚也。左傳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屬以朝焉。王及列士皆饋路，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魯吳也，使

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蓋譏汲黯

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漢書曰：汲黯爲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又曰：上以

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蓋笑蕭望之跋扈，躡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漢書曰：前將軍

莽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蓋笑蕭望之跋扈，躡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漢書曰：前將軍

大夫周堪，建白以爲宜罷中書，宦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毛

詩曰：狼跋其胡，載賸其尾。漢書曰：成帝立丞相，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邪憂慙不食，道病死。故夫達者

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

仲尼之爲陪臣也。左氏傳：王饜管仲，管仲曰：陪臣敢 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

聞其門也。漢書曰：拜王莽爲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爲大司馬，揚雄自序曰：雄家代業貧，嗜 必須富乎。

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又曰：顏

憲宋人字子思清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

約守節貧而樂道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

桓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于史冊毀譽流於千載

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榮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廣雅曰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南都賦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

目之好耳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市師襄裳而涉汶問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毛詩曰子惠思我襄裳涉溱公羊傳曰莊公會諸

紆而守敖庚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漢書曰尉佗魁結服處曰魁音推今兵士椎頭結張揖上林賦注曰紆髮後垂也紆即髻字也于子正文引此而為髻字

漢書曰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如此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萇詩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庾露積穀也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

夜光瓊瑤煩之珍可觀矣爾雅曰扱衽曰擯廣雅曰扱插也並初洽切淮南子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曰李平子卒陽虎將以瓊瑤斂杜預曰瓊瑤美玉也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鬻其神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

愛也寶風驚塵起散而不止風驚塵起喻惡積而疊生塵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左氏傳曰昭元年晉身也寶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喻疊生而不滅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侯求鑿於秦秦使醫

和視之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五刑以

成三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言奔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

理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惑之甚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周易曰天地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大德曰生聖人之

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淮南子曰古之

奉養其欲也。為天下掩衆暴。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

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胡乎邪正之分。呂氏春秋曰。衆正

及衆邪之所積。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爾雅曰。權。與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

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

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言君子之性。語默出

常不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不改也。論語子曰。北極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尚書曰。璇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鄭玄曰。北極謂之北辰。璇。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璇。玉衡以

齊七政。孔安國曰。璇。衡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璇。璇。渾天儀。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

以燕翼子者。毛詩大雅文也。毛萇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論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辯亡論上下二首。孫盛曰。陸機著辯亡

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奸臣。謂董卓也。答賓戲曰。王塗蕪穢。周禍基京畿。毒徧字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

答賓戲曰。廓帝絃。恢皇綱。劇秦美新。曰。皇綱弛而未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廣雅曰。駭。起也。漢高祖曰。張尙書傳曰。紊。亂也。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途卑矣。

殺之北至南陽衆數萬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公羊傳曰權者反於威稜則夷羿震盪遠人楚辭曰雷動電發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儻乎隣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涅伯明氏之護子弟也夷羿收之以爲己相杜預曰夷氏也羿善射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曰仍執醜虜云誠所格者遂掃清宗祊補蒸禋皇祖毛詩曰祝祭于昉毛萇傳曰祊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霽之左耳也掃除漢宗廟于時雲興之將帶州廳起之師跨邑哮闕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毛詩曰進厥武臣闕勛哉夫子尚桓桓如雖兵以義合同盟勦力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奇國語曰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虎如魏如熊如羆雖兵以義合同盟勦力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奇國語曰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菴職禍心以圖或師無謀律喪威稜寇之又衆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預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佚所謂無怙亂也

言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然各恃兵怙亂而出師無律也稔寇官喪其威權令資熟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威凶左氏傳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杜預曰稔然也忠規武節未

有如此其著者也漢書武帝詔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生二十日弱冠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范曄後漢書陳忠曰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旨定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飾法脩師別威德翕赫趙充國頌曰諭以威德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吳志曰策以彭城張昭爲謀主班固漢書曰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吳志曰策徒居舒與周瑜相友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左氏傳之曹衛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又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吳志曰曹公與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春秋今誠圖曰誅鉏民害

渡策陰謀許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楫爲與馬以巨海爲夷庚臧榮緒晉書挾天子以令諸
司徒王謚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旅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闕紫闥
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毛詩曰戎車既次羣凶側目
大業未就中世而殞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郡都側目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用集我大皇帝吳志曰權薨以
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國語樊穆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
修政法文武成康遺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東帛旅
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孟子曰夫招士以弓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
而景鶩異人輻湊猛士如林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軍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於是張昭爲
師傅吳志曰權待張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吳志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爲武
臣頌毛詩曰越越武夫公侯腹心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
向書曰命汝子翼作股肱心膂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臨江人也少氣力好游
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也領江夏太守遷灑
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爲蕪春太守又曰朱桓字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
朱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右軍帥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吳志曰韓當字
年十三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右軍帥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吳志曰韓當字
暹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遷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
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
中太守奮威將軍向書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諸葛瑾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爲濡須督
曰子欲宣力四方汝爲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諸葛瑾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爲濡須督
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騭爲主記權稱尊號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
代陸遜爲丞相誨育門生手不釋卷蔡邕陳太丘碑曰好佩金紫光國垂勳

借以器任幹職。吳志曰：顧雍代孫劬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潘

汝南人也。權拜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淮南子注曰：幹，彊也。奇偉則虞翻，陸績，張

溫，張惇，以諷議舉正。虞翻曰：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虞翻性不協俗，數犯顏諫爭。又曰：陸績，字公紀，吳郡

善文辭。孫權曰：張惇，字叔方，吳郡人也。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吳志曰：

趙咨，字子雍，吳郡人。權嘗問曰：卿何以知沈珩？珩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

下，是以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

好，是以不嫌。若魏渝，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奉使有稱。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禮祥協德。曆數占術，注曰：

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以治曆數，知風氣，聞於郡中。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又曰：趙達，河南人

也。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忱字林曰：禱，祓也。居衣

鬼而越人，禱今之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曰：禱，音珠。穰之穰，荆人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世會稽人也。為偏

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遠軻乞使襲出

武字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德，進位偏將軍。建安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

見夕不待旦。又曰：劉繇，字子基，敬輿權為吳王，基為大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

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詩云：哀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謀

無遺，謂舉不失策。廣雅曰：翻，智也。思與切，東觀漢記：魯侯曰：詩云：哀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謀

其輕重也。漢書：公孫瓚曰：吳楚之衡，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漢書：吳錯曰：戰勝浮鄧寨去之

舟下漢陰之衆。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曰浮。鄒元水經注曰：鄒者，即鄒城東北小山也。羽織萬計，龍躍

順流。以萬計，周易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銳騎千旅，虎步原隰。李陵詩曰：幸託不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咸

論語注曰：衡，輻也。戎車武喟，然有吞江濟之志。一宇宙之氣。毛萇詩傳曰：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吳

將所駕，故以連衡喻多也。曹公入荊州，權遂遣瑜與備并力，逆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左氏傳：曹剛曰：吾視其識亂，望

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

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蜀志曰：孫權殺關羽，取荊州，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遂乃伐吳。吳將陸

升馬鞍山，陸遜促諸軍四面蹙之，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吳曆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楫以

蓬籠之戰，子輪不反。魏志曰：張遼之討陳關，別遣城霸至皖討吳，吳將韓當遣兵逆霸，與戰于蓬籠，楚辭

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覬財賈，而吳莞然坐乘其弊。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故魏人請好

漢氏乞盟。左氏傳曰：隱公攝位，而欲求遂躋天號，鼎峙而立。方音曰：躋，登也。漢書：劉通說韓信曰：今為足

動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浹。王逸楚辭注：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

也。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告類上帝，拱揖羣后。尚書曰：肆

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也。虎臣毅卒，循江而守。毛詩曰：進厥虎臣，左氏傳：君子曰

江而守，長棘勁鏃，望颺而奮。爾雅曰：棘，戟也。說文曰：鏃，鉞有鐔。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尚書曰：庶

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曰內史過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化協殊裔風行遐圻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圻界

也言風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左氏傳曰晉人使子賈對鄭使曰君有楚命亦巨象逸駿擾於外閑禮

種鄭玄曰每廢爲一閑馬六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周禮金玉玩好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漢書息夫躬

而狎輜由軒騁於南荒衝軻息於朔野揚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輜軒之使班固漢書述曰戎車薄萌切齊民

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漢書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如淳曰齊等無有貴

大皇既歿幼主莅朝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姦回肆虐景皇聿興尚書曰崇信姦回南都賦曰

烈權第六子也亮廢孫綝使宗正孫楷迎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南都賦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

之法降及歸命之初晉賜號歸命侯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尚書曰召彼故老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

左丞相陸凱以審諤盡規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荆州牧又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選

審諤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諸大夫在朝徒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吳志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選

聞唯唯子不聞周舍之諤諤盡規已見上文徒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吳志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選

錄曰范慎字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吳志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選

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斐解圍奉為先登斐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吳志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選

徒司空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松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卒如樓玄賀

劭之屬掌機事吳志曰樓玄字承先沛郡人也皓時為中書令漢官解故曰機事所鑿號令攸發又元首雖病

股肱猶存。尚書大傳曰元首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覺。黔首已見過樂上書曰何謂瓦解秦論漢書徐之謂瓦解。又曰何謂瓦解。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也。曆命應化而徵。王師躡運而發。曆命曆數天命也王師謂晉師也。言騷其運數而發也。千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過秦論曰楚師深入鴻門曾無藩籬之難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墨子曰公輸班爲雲梯。必取宋。史記曰晉智伯攻晉陽。歲而食。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左氏傳曰楚子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左氏傳曰楚子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宋人乃懼。遂及軍未泱辰。而社稷夷矣。左氏傳曰楚子楚平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爲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襄陽記曰張悌杜預曰泱辰十二日也。泱。祖。驟切。千寶晉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與觀。降于濬。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字臣先。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觀退走。使適迎悌。悌不肯去。觀自牽之。悌垂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也。觀遂放之。爲晉軍所殺。韓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向時謂太康之役也戰守之道。抑有前符。符猶法也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廣雅曰。貿。易也。說文。詭。變也。詭與恠同。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楊而奄交廣。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德。毛萇詩傳曰。奄。覆也。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左氏傳曰。吳周之宵衛也。今而始大。比于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淮南子曰。僞之生。飾智以警愚。范曄後漢書。吳祐曰。遠在海濱。其俗誠陋也。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周易曰。古之聰

明觀智神武而不殺者夫莊子許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論語曰子曰見善如不及謝承後由曰齧缺之爲人也聰明觀智漢書曰延篤遷京兆尹卹民如子接士盡

盛德之容親仁馨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見而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潘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林就家與致之

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獨不然未

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巾拭面濬起下地拜謝卽以爲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咨之毛

襄詩傳曰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

周瑜之師吳志陸機爲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

萬而各恐懼不復斷其事實今以賈較之不過十五六萬軍已久疲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曰五萬

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載糧具俱辦卿與子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衆多載資糧爲軍後援也卑

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策論語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

尋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周瑜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

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高張公之德而

太守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爲左將軍燮遣子厥入質高張公之德而

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吳志曰張昭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

驅使擊贊豈謂馳逐於原野較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奈天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

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慙君然猶不能已諸葛瑾事未詳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

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吳志曰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爲太重孤亦何利焉但

之權既爲吳王歎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

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是翻由是得免權因勸

左右自今酒後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

言殺皆不得殺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者賜千金欲

不敢不躄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者賜千金欲

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願左右言笑不然則啜嗜夜不能寐病小

膠爲下敕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親臨視凌統卒權爲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登壇慷慨歸魯子

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

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吳志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之不負孤猶孤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孔安國尚書傳曰諷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

言其規略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尙得天下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論語曰子

不吉投龜詈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昇方言曰朕安也於豔切

荆善居室始有曰荀完矣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口如也

合矣少荀完矣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口如也

漢書文帝曰豫建太子謂天下何賈遠國語注曰憊不足也謂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損脩扭古粗字

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寧曰長轂兵車也。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

千夫。詩曰元戎十千。乘以先啓行。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滅切。漢書曰自尋陽浮江。舳艫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楫處也。船前頭刺櫓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

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蛇鬪以首尾救。故銳師百萬而無所施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

或欲機械以御其變。戰國策曰公輸班為攻宋機械。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宜其氣。

固無可遏之理。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道其氣。章昭曰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下。疏。通也。疏。通也。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

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楊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漢書晁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左氏傳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將謹

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國語單穆公曰量資幣。戰國策曰荆軻至秦。持千金之幣。厚遺中庶子蒙

嘉。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雲翔。言衆也。戰國策。頓子說秦王曰。今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然此雲翔與戰國微異。不以文害意也。懸旂江介。築壘遵渚。毛

曰。鴻飛遵渚。毛。襄傳曰。遵。循也。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阨。東阨。在四

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城。在東阨上。而當圍城之北。其迹並存。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踞遠。於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

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御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吳志曰。四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

管。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圍。外以擊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

楊肇。至西陵。抗令張成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胤率三軍。悉圍對擊。肇攻至月餘。計風夜遁。抗使輕

騎躡之。肇大破敗。胤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胤族。左氏傳曰。倍二十年。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孟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言少有虞度之事也。陸公歿而潛謀兆。吳費深而六師駭。蒼頡篇曰。駭。驚也。

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吳志曰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攻殺廣州都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曩日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詩大雅易曰。湯武革命。向時皆謂曹劉之世。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詩大雅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周易革卦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周易坎卦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顛覆所參則惑矣。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孝經鈞命決曰天有顯之義。授圖子黎元也。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尙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漸漸。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故爲黍離之詩。

卷五十四

論四

五等論一首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陸士衡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也 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典引曰順命以

職曰以俟後 然而經略不同 左氏傳楚芊尹無字曰天子有經略古之 聖垂基也 然 長世異術 制也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 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

縣之治創自秦漢 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 經略萬國三代損益降及 秦漢革劃五等制立郡縣 得失成敗備在典謨 王命論曰歷古之得失驗行 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

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 揚雄長楊賦曰恢帝業孫卿子曰曠遠也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

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 賈逵國語注曰裁制職以為民極 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 尚書曰

海咸建 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 賈逵國語注曰裁制 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 周禮曰

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 俾城壤而獨斯長 無 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

漢所謂盤石之宗也 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 毛詩曰宗子維城無 大方 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 知其為人不如其厚己利物不如圖身 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愛人利

身不忘 安上在於悅下為己在乎利人 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 其君 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 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

民忘其勞之辭也 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 利之利也 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

利之利也 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 利之利也 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

櫟實殺受伯宋蕭毫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書
 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
 患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
 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宜也章昭曰季
 王道因之陸夷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昔者
 于二世天下土崩東賦曰七雄並爭
 豐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唯舊人爾丕克
 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傳曰日所親見法之又
 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故五等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故五等
 也小雅曰封豕豨而開經世之筭乎二王謂夏
 豨界疆也豨豨二王之禍而開經世之筭乎二
 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
 崩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毛詩
 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
 國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及承微積弊王室
 之伯也翼載天子加之以恭及承微積弊王室
 後嗣承序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
 以廣親親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
 為者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史記曰商鞅見秦孝
 敗之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史記曰商鞅見秦孝
 奪自矜以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去羣
 力滅周也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去羣
 所庇薩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
 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賈逵國語注曰尋
 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未嘗不怡史記
 范

雖曰主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毛萇詩傳曰速召也顛沛之覺實由孤立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漢書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毛詩曰忘我大知陵夷之可患閩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

競有自來矣左氏傳曰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左氏傳治區夫曰為乏令主

統天者不遠焉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孤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公羊傳

爾雅曰令善也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僂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也

會齊桓公震而矜之九國震之者何猶曰震矜色自美之貌故彊晉收其請隊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左氏傳

然矜之者何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故彊晉收其請隊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晉侯朝

王享禮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惑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也豈劉項之能

關關勝廣之敢號澤哉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借使秦人因循

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晷日謂土漢矯秦枉大啓侯王班固漢書表曰藩國大者

正矣毛詩曰大啓境土踰盜不遵舊典東京賦曰規摹踰盜故賈生憂其危朝錯痛其亂漢書賈誼曰夫

爾宇為周室輔境土踰盜不遵舊典尚書曰舊典時式故賈生憂其危朝錯痛其亂樹國固必相疑

之勢下數被其映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阻特

又朝錯曰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如此宗廟不安也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阻特

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衢其漏網漢書賈誼曰大抵疆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

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虛綰最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實

高非五等虛綰亡入匈奴故不數之漢書曰景帝即位朝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

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

吳晉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倘未足野徒軍盜所邪而反何也然諒當為野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盎為太常使吳吳王聞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

帝倘誰拜不肯見盎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周易曰利用建侯行人告兄齊王令發兵四太尉勃丞相平為稱諸侯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四太尉勃丞相平為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

襲亡秦之軌矣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睚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

襲漢易於拾遺也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

與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

世姦軌充斥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卒有疆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也楚辭曰世從俗

而變化隨風一夫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一夫謂董卓也漢書在周之衰難與王室放命者七臣干

位者三子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焉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焉國之圃以為圃

子禽祝跪作亂囚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伐周冬立

子頹杜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又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

處于復之預曰甘昭公王子晉魏氏頹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

者與靈菴之疾以作亂單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焉國邊伯慶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

也王命論曰蘭千天位爾雅曰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

商鉦征。聲震於闔宇。鋒鏑流乎絳闕。傅玄正都賦曰。魏魏絳闕。然禍止幾旬。害不覃及。毛詩曰。覃及鬼方。天下晏然。以

治待亂。漢書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史記曰。周人相與畔。周

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厲。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伐周。立

子頹。鄭伯見弑。叔曰。盡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

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杜預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闕樊。豈若二漢階闔。暨擾而

四海已沸。階闔暨擾。謂王莽也。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

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左氏傳。遠啓疆。孤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

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蓋遠績屈於時

異。雄心挫於卑勢耳。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蓋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漢書

齊之問。方士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漢書張博書曰。公彌變節。史記王歎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

室。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

漢書曰。翟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千于。將納之。子千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師旅無先

子千其濟乎。對曰。難。恭王有寵。子國有與。主呂氏春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師旅無先

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瓛等兵起。乃鳩殺弘農

彪曰。假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王邑為虎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

號雲合。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漢書曰。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

也。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唐子曰。暴

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

明黜陟日用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尚。長率連屬。咸述其職。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

謂之述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左氏傳宋子魚曰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

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忤。尚書曰不役耳。嚮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

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治。民安己受其。郡縣之長。為利圖物。物能利己乃

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蘇秦說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修己安

民。良士之所希及。修己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鄭玄

注曰。情實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安民譽遲不若侵之以利。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

夜也。進取名速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衆皆我

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說文曰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乃弗肯堂矧肯構子。為上無

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

當解合。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與殊迹。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同立

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也。崔寔政論曰今既不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論

一語曰。吾道。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辯命論一首 并序 劉璠梁典曰峻字孝

劉孝標 孝標植根瀟湘而榮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

八問不見女嫁男娶婦也 是歲八月 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 豫聞斯議歸以告余 漢書

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 說文 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 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 莊子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

天旨 因言其致云 鄭玄禮記注曰 致之言至也 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 故謹述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 珪璋特秀 郭璞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抱朴子曰故侍耶

趨今實海內之名傑 豈日者卜祝之流乎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

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 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與 史記曰司馬遷曰然

則高才而無貴仕 饜饕而居大位 自古所歎焉 獨公明而已哉 左氏傳楚叔伯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

食于飲食冒于貨賄 天下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 天闕葛紛綸莫知其辯 命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

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

積也 不厚則其翼大翼也 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司馬

彭曰天折也 罔止也 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 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 范曄後漢書曰蔽塞也 論衡曰凡

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至於鷓冠羶膈必以懸天

為好學然蚤天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大較者也余甚惑焉故曰鷓冠羶膈孔子曰僞

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者蓬戶窳屨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

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無門令容讓誇誇詐異端斯起左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譏阿

駟馬高蓋車左傳閔子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讓誇誇詐異端斯起左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譏阿

切昨音祖格切論語子曰交切讀音詡袁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命論言治亂

在天故曰論其由己故曰語其流嘗試言之曰莊子曰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夫通生萬物則謂

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王弼曰萬物皆得道而生管子曰萬物以生而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自然道法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莊子曰孔子觀於吕梁見一丈夫謂孔子

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故謂之命也莊子曰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

非其力周易曰鼓射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韓康伯曰爻辭也爻以鼓動効天下之動也莊子曰庶類混成而

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老子曰享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墜之淵泉非其

怒升之霄漢非其悅壁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羽族也言稟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魚

山處天地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莊子曰非道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

也洋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曰道流而與謂眉曰夫道覆載萬物者

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不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與謂眉曰夫道覆載萬物者

又曰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可化以待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春秋元命苞曰若命者天之不可易

盡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春秋元命苞曰若命者天之不可易

也。所受於帝。行正定於冥兆。終然不變。祖台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
不過得壽命也。行正定於冥兆。終然不變。祖台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
謀。西征賦曰。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帝與論曰。夫生之必死。壽夭咸定。冥初魏文
爲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
陸機。甲魏武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
箭漏。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孝經曰。先
要道。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是以放助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明又帝曰。湯
帝典。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是以放助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明又帝曰。湯
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爲成湯。呂文公踐其尾。宣尼絕其糧。子公且有聖德
氏春秋曰。成湯之旱。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文公踐其尾。宣尼絕其糧。子公且有聖德
證曰。文毛詩曰。狼跋。美周公也。狼跋其胡。載其尾。毛萋曰。寤也。寤音
致。漢書平紀曰。追盜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與。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韓詩曰。采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詩曰。采芣苢。言采之。薛君曰。芣
苢。澤寫也。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己不得。發憤而作。以夷叔斃淑媛之言。子
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
輿困。臧倉之訴。崔琦七。曰。三王行化。夷叔隱己。古史考曰。伯夷。叔齊。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
植與楊修。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傅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言。謂之論語。其
後。鄭之君子。孟子與。疑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與。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壁人臧倉曰。有
司。未知所之。致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孟子以不果來。孟子曰。吾不見公。曰。諾。樂正子春見孟子。曰。克告
於君。君將來見也。壁人有臧倉者。沮君曰。君禮孔子。不果來。孟子曰。吾不見公。曰。諾。樂正子春見孟子。曰。克告
不遇。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大戴禮曰。孔子不果來。孟子曰。吾不見公。曰。諾。樂正子春見孟子。曰。克告
伍員。浮尸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辭漁父曰。子胥自剄。死。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鸛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

屈原楊雄反顧曰欽用楚之湘纍音義曰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漢書曰賈誼為長沙諸不以罪死曰繫屈原赴湘死故曰繫也意不自得又曰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君山鴻漸鍛殺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

足而行有遺哉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學徧治五經光武即位拜譚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

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冀由是失官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

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許慎淮南子注曰鐵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鳥東觀漢記曰馮敬

通少有傲儒之志明帝以為衍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培壘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皇之翔至德

也灌羽翳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

也近世有沛國劉瓛瓛桓弟璉津並一時之秀士也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

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瓛弟璉字子璉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瓛則關西孔子通涉

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官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瓛君影切瓛則關西孔子通涉

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

膏而不失之矣又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瓛瓛焉

禮記有儒行篇郭璞遊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瓛瓛焉

亭亭以岩岩郭璞遊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瓛瓛焉

仙詩曰高蹈風塵外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毛

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饜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

相英髦秀達毛詩曰道琢其章金玉其相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司馬彪論語注曰瑱也徵草

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楚辭曰願微幸而有待兮宿莽與壘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膏塗平原骨

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檄蜀文曰埋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之與

殤子。尚書曰：冢宰。掌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卓。卓臣。與。與臣。列。列仙。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未幾。年七百。莊子。南郭子綦曰：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已見。天下。莫大於秋。壽之末。而太山為之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之天。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已見。過秦論。皇甫謐。高士傳曰：黠。畫。先生。修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來弔曰：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驪。藥。推。類。廣。顏色。如漆。緒垂髮。臨鼻。長肘。而整。陳侯見而甚悅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皆得之於自然。莊。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論語。子夏曰：死生。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周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昔人知下相接之。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伏。抱朴子曰：交錯糾紛。鵬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思玄賦曰：北叟頗識其倚。貴徵。西征賦曰：寥廓忽恍。文子曰：道以無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呂氏春秋曰：道也者。視之弗見。聽之弗聞。不可為壯。管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御物譬如天王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龜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成。湯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鑊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子必使汝大觀之。孔子曰：墨。墨翟。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視彭韓之豹變。謂驚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信。易曰：君子。季方。若命世。挺生。霄期。特授。視彭韓之豹變。謂驚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信。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鷩。鷩。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鷩。鷩。獸也。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廩大夫。此人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賜關內侯。

范曄後漢書曰桓榮治歐陽倫書授太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豈知有力者運
而朱組綬著頰鶯曰綬絨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兔捨地芥豈知有力者運
之而趨乎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

則請陳其梗概東京賦其梗概如此夫靡顏膩理哆噉許顛子頰形之異也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瞻些王逸曰

威施醜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修通俗文曰噉口不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淮南子曰朝秀不知

正也去皮切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魁頰蹙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淮南子曰朝秀不知

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蟻養生要曰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史記曰淳于髡說鄭忌畢趙出曰是人

無惠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殺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之為癡者之候也同知三者定乎

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淮南子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內外之分辨

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與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朱建平相書曰領有龍犀入河

使人說越曰晉楚鬪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朱建平相書曰領有龍犀入河

目龜文公侯之相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衰弘語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是

表鼎角匿犀足履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學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

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禱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

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翳抱而入再拜皆

繞樞照郊野感符寶生黃帝漢高祖功臣頌
曰形雲畫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與王賞諫臣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周易曰渙汗其
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尙書武王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子商

子曰：晉搆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空桑之里。子曰：源道者測皆冥之深，呂氏春秋曰：皆乎冥，莫知其情。王命論曰：神明之辭，可得而妄處哉？淮南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鱉。呂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婦人養。順明日，視曰：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順其邑，盡爲水，身生，告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爲湖。顧視東城門，南之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諸生，皆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爲湖。顧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往視門，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楚師屠漢卒，惟息河，鯁其流。秦人坑東門吏，殺雞以血塗門，明曰：嫗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爲湖。楚師屠漢卒，惟息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漢書曰：項羽晨擊漢大將彭越，東雖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惟水爲不流，戰國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火炎崑嶽，礫之部，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火炎崑嶽，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尙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在四序，傳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夏子夏也。伊尹之子，其殆庶幾乎？王弼曰：庶幾於知幾者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淮南子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璜，不能無幾者也。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寶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察駰高第，出爲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戰國策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爲天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合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漢書：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縱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爲郎。至中大，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

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濶川人也家貧牧羊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

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子曰實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

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漢書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

曰今將軍威德震海外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

本朝風聲馳海外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

孫三命皆有極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雲集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

而飛廉進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

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

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恐奔告于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彘生豷廉豷廉生惡

來父子俱以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闔主衆明君寡少庸君多杜篤弔比干文曰閻主之在上豈忠諫

材力事殷紂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闔主衆明君寡少庸君多杜篤弔比干文曰閻主之在上豈忠諫

之是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孫盛

天理固然易在曉晤是使渾胡敦本構杙兀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左氏傳太

西都賦曰接翼側足是使渾胡敦本構杙兀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左氏傳太

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樛杙楚辭曰忽奔走

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驕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樛杙楚辭曰忽奔走

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橫去謂廢與在我無繫於

容庭堅八愷之二已見上注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馳其節而耕於巖石之下橫去謂廢與在我無繫於

天其蔽五也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鳩毒夷狄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

心左氏傳管敬仲曰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忿則

宴安鳩毒管敬仲曰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忿則

皆取其妻妻之小雅曰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淮南子曰堯之時契輪鑿

上淫曰蒸下淫曰報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淮南子曰堯之時契輪鑿

爲害。堯乃使羿誅豸齒於鳴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竊窺。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高誘曰：鳴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爲人害者。北狄之野，有凶水。大風，驚鳥。青丘，東方。封豕，大豕。桑林，湯禱旱地。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板板，毛萁曰：杯晚切。又曰：蕩蕩上帝，鄭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板板，毛萁曰：杯晚切。又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左帶，左衽也。尚書曰：四夷左衽，罔弗咸賴。王元長勸給唐書：啓曰：息沸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爲沸脣也。魏志：詔曰：遂覆灑洛，傾五都。晉紀：愍帝詔曰：羣邪作逆，傾遷五都。居先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辨亡論曰：電發荆南。遂覆灑洛，傾五都。晉紀：愍帝詔曰：羣邪作逆，傾遷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漢書：高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韋昭漢萌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黎，種落繁熾，充仞神州。范曄後漢書曰：梁商上表曰：匈奴種類繁熾，不可殫盡衆也。東京賦曰：區宇乂寧，黎種落繁熾，充仞神州。范曄後漢書曰：梁商上表曰：匈奴種類繁熾，不可殫盡千名。鳴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骨之以人，其蔽曰神州。鳴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骨之以人，其蔽六也。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死生有命，已見上文。論衡曰：凡人有死生，天壽之命，亦有氏春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知其所由之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桓範世要論曰：遇不善人，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絀中庸，在於所習。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朱堯子也。商均，舜子也。廣雅曰：絀，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是以素絲無恆，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爲善，習惡爲惡。是以素絲無恆，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罔其化也。大戴禮曰：與子慎其化矣。是故君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尸子曰：子路東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爲賢士，王隱晉楚

穆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而』

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楚之後業皆商臣之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

舍於孔氏之外圃，欲劫孔懼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異，若燔臺中，必舍孔叔。』天子聞之，懼下斯則邪。正

召石乞孟黷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也。』

由於人吉凶在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徒。呂氏

曰：『宋景公有疾，司馬子章曰：『熒惑守心，心宋分野也。君當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置之股』

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畜民？』

子章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廷君命二十一年，般帝自翦千里來雲。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

年視之信，廣雅曰：『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殷帝自翦千里來雲。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

磨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因此而言，則害盈

時早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祭，而四海之雲濤千里之雨至。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因此而言，則害盈

以善惡猶命，故未洽乎斯。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漢書曰：『子定國，父子公，其闔門壞，父老

義毛萇詩傳曰：『洽，合也。』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漢書曰：『子定國，父子公，其闔門壞，父老

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傳世。又曰：『嚴延年，不可獨

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饑陽，適見報囚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

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若必為仁而無報，何故修善而立名乎？是不問于連

叔曰：『大有徑廷，不近人情。』司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此釋聖人左氏傳：『君子

馬彪曰：『徑廷，激過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此釋聖人左氏傳：『君子

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德，國君曰：『彼其道

幽遠而無人，又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司馬

彪曰：『極，崖也。言廣也。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此釋不同。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周

若河漢無有崖也。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此釋不同。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周

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徐幹中論曰北海孫翹云積善餘慶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
誘民於善路耳論語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論春秋之變哉毛長詩傳曰蟋蟀渠略也朝生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左氏傳曰有
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藥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
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諳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藥毛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毛詩曰
主璧既卒于叟種德不逮助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助華已見上文說文曰曠不可附也古猛
寧莫我聽于叟種德不逮助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助華已見上文說文曰曠不可附也古猛
陌死利於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與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帝毛詩曰蕩蕩上帝豈如是乎
東陵之上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與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帝毛詩曰蕩蕩上帝豈如是乎
晦鷄鳴不已此釋君子所以自彊也毛詩鄭風也鄭玄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尚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
也焉可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儷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
以息哉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儷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
居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北里多奇儷周禮曰孤竹之管
琴瑟和之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
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也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奔綱甲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明其無可奈
何識其不由智力之莊子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德者能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
感乎莊子曰予惡乎知脫生之或非邪予惡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尸子曰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
屋也毛詩曰於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土室編蓬已見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不隕獲於貧賤不
我乎夏屋渠渠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土室編蓬已見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不隕獲於貧賤不
充詘於富貴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欲也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公馬遷為太史
公感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公馬遷為太史

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災異董相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卷五十五

論五

廣絕交論 劉瑋梁典曰劉峻見任昉諸乎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歸西華

終身恨之

劉孝標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此假言也為是為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

益州刺史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奚何也何故有此問也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欲明

不可絕故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嘒嘒草蟲趨趨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

應也雕虎已見思玄賦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故細

縉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言感應

植辭問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
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
以無為為善唯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墳鏡漆則志順墳鏡言香蘭茝道合膠
夫子知我也

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曹子建：王仲宣諫曰：好和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芳溫鬱，酷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鄰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之道故著簡。固漢書贊曰：婉孌董公，墳鏡已見，鸚鵡賦。策而傳之，太公金匱曰：風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墾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范曄後漢書曰：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及雅引已見上文。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范曄後漢書曰：與張劭爲友，邵字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悅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靈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修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効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畫卽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邇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爲陶陶哉？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駱驛縱橫，不絕也，煙霏雨散，衆多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緒驛，各有所趣，陸機列書曰：桑弘羊，維陽賈人，而朱益州，汨彘鼓，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媿人靈於豺虎，蒙有猜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而朱益州，汨彘鼓，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媿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道而絕之，故以爲疑也，尙書曰：彝倫攸敘，又曰：聖有謨訓，嚶嚶者，相切直也，列子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首已見，過秦論，左氏傳，太史公，孫程，屏親呢，絕交游，司馬遷書曰：交游莫效，視鷹鷂豺虎，貪殘而無親也，黔萬物之靈，杜夷論，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長主人听聽，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溼變響，楊賦曰：徽切惑焉，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長主人听聽，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溼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雁雲飛，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醜則昌言交絕，今以絕交爲惑，是未達

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猶絃，謂之歡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歡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鶴鳴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葢澤。悲夫。沮澤已見蜀都賦。蓋聖人握金鏡，闢風烈，龍驤蛟屈，從道汗隆。屈蓋從道之汗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吳都賦曰：雲飛水宿，蓋聖人握金鏡，闢風烈，龍驤蛟屈，從道汗隆。屈蓋從道之汗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蛟屈已見潘正叔贈王元况詩禮記。子思曰：逆隆則從而隆，道汗則從而汗。鄭玄曰：汗猶殺也。日月聯璧，贊疊臺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棊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衰亂也。王者設教，從道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王弼曰：亹亹，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為雷激而為電。論語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籥詔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騷其愉快，恤其陵夷。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也。睿聖也。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騷其愉快，恤其陵夷。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也。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良朋款誠，終始若一。故寄通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不輟其音，已見辨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速叔世民訛，狙詐颯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松柏之茂也。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

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與皆叔世也毛詩曰民之

曰游說之徒風厲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人之變冥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遠惑萬襲集曰

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冥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遠惑萬襲集曰

以毛羽之身戴丘山之末將盡爭之於是素交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驚雷駭也崔寔正論曰秦時緒衣塞路

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於是素交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驚雷駭也崔寔正論曰秦時緒衣塞路

百姓鳥驚無所歸淮南子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我術薛君曰術法也報若

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我術薛君曰術法也報若

其寵鈞董石權壓梁寶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實憲已見范曄宜者論雕刻百工鑿捶朱萬

物吐漱與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壘其燥灼不為巧尙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忘

其智皆在鑪捶之間聲類曰爐火所居也李頤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范曄後漢書曰舉動遇

山海呼吸變霜露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雙懼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毛萋詩傳曰憂懼也西征賦曰當莽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

顯之任勢也爐灼四方震燼都鄙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

蔡伯喈郭林宗碑曰于時神佩之士望形義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

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遊魚高門已

見辨命論范曄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皆願摩頂至踵臆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滿

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皆願摩頂至踵臆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滿

沈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顧詩曰魚肝抽腸裂腸鄒陽上書曰荆軻沈七族要離焚妻子豈足為

大哉富埒陶白貨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鐘陶朱公已見過秦論程鄭

道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襄實至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鐵

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揚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鍛冶橋林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

弟况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况家為金穴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

連騎鳴鐘已見西京賦應劭漢書注曰里門曰閉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

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雁鶩之稻梁。寤玉粵之餘瀝。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者論曰。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以為然。留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邈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賈魚已見。鮑照出自薊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警見。堯藻。騰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颯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晉連稻梁。說文曰。粵。玉粵也。史記淳于髡曰。親有嚴客。持酒於前。時賜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曰。銜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嘉婦詩。友論曰。推誠歲寒。功標松竹。左氏傳。晉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公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水。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買之優游。宴喜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望之以為神仙。舉加以顛。顛頤。頤頤。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有遊不應。林宗雖善人。倫不為危言。嚴論東國。洛陽也。加以顛。顛頤。頤頤。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解嘲曰。蔡澤。顛頤。折頤。相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驪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為三。兼與別也。曰。馬曰。牛。形之曰。衍。以為寫神。輪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劉劉。碧雞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也。歸。敘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願。指榮辱定其一言。毛萇詩傳曰。煖。煖也。郁與煖。古字通也。寒谷已見。頗延年。秋胡詩。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其飛沈。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挽顧指。四方之主。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掛於通人。聲未逾於雲閣。民莫不俱。至周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掛於通人。聲未逾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駟。駟之旄端。軼歸鴻於礪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

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爲軍在於綺羅紈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歷
勛漢書注曰遊好也應瑒釋實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頓聞
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駟壯馬也張敞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尾乃騰千里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
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滛遲大丙之御也過蹄鴻於碣石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
合驢雖品物恆性是恆物之大情也相向以沫憂合也相忘江湖驢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故魚以泉
涸而响沫鳥因將死而鳴哀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向以沫相
懷昭谷風之盛典吳越春秋曰伯蘇來奔於吳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
隨而集灑下之水回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勿頸起於苦蓋周易曰二人同心其
其所思者乎詩谷風曰將恐將懼實予所懼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勿頸起於苦蓋周易曰二人同心其
爲刎頸之交左氏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几張王撫翼於陳
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晉宰嚭由伍員濯漑而榮顯既貴而體良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
類乎泥滓塵之好爵同於濯漑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員楚王誅員父奢子胥往吳圖虜立得志以
子胥爲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犂州犂之孫亡奔吳亦以語爲大夫吳越春秋曰常否來奔於吳王圖虜
問伍子胥請帛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犂孫楚平王誅州犂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
因子胥請帛否以爲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嚭爲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
種厚幣遣吳太宰請和將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王乃使賜子胥屬劍之劍乃
自刺左氏傳曰哀公會吳棗舉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嚭或作帛否或作太宰嚭字雖不同
其人一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馳驚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縵衡所以揣其輕重縵所以屬
交好如父子攜手遊秦撫翼俱起馳驚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縵衡所以揣其輕重縵所以屬
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縵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爲馳驚之所廢
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鄭衆考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尙書注曰稱上曰
衡尙書曰厥匪織橫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縵以候氣運命論曰願冉大賢魏志崔琰曰郗原張範所

謂龍輪鳳翼，習鑿齒壽陽記曰：魯目諸葛孔明為臥龍，鳳士元為鳳雛。曾參、史、史、魚也。莊子曰：舒向金削曾史之行，錯楊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蘭芬也。葛嬰、蕭郝、彥文曰：雲白冰折，嫩然曜世也。舒向金

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

加五綵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玄纘，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

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

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游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太冲詠史詩曰：視之若埃塵，密舍司馬誅曰：命危朝露，身

曰：歲飢人質，卒食半菽。孟子曰：楊若衡重錙銖，橫微影。輒滅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

東陵之巨猾。錙銖已見任彥升彈曹景宗文侯瑾華賦曰：微風影鑿，冷氣輕浮。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少昊

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兜也。南荆謂楚也。演連珠曰：南荆有寡和之歌，韓序、莊周子謂楚莊

王曰：莊驩為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睢盱跋扈，東陵盜跖也。已見任昉王儉集序。東京賦曰：巨猾

聞聲，蹙皆為匍匐。透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亦導其誠。說文曰：透迤，邪行去也。史記曰：

其略切，皆為匍匐。透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亦導其誠。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恭，嫂

透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

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座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

乘。子豈嫌其痔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蘇王國侯亦遺江都王建犀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實幣帛以

將其厚意。鄭玄曰：特助也。楚辭曰：如脂如韋。王逸曰：柔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僻，損矣。故

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禮記曰：苞

人者，鄭玄曰：苞苴，囊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凡斯五交，義同賈古。駕故桓譚譬之於閭闔，林回喻之於

張。張安世寔靈光也。答賓戲曰：銳思毫芒之內。斯五交，義同賈古。駕故桓譚譬之於閭闔，林回喻之於

甘醴。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衆周禮注曰：賈，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

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為。夫寒暑遞進，

樹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夫寒暑遞進，

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未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繚覆。迅若波瀾。周易曰。寒

暑往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鬻因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古富

而今貧。室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尙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

詩曰。休咎相乘。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

可知矣。言貪利情同。誦詐殊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

言相薦達也。後育爲九疇。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莊子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

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也。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莊子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

門及廢門外。可設爵。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誓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因此五交。是生三覺。

情一覺。一富。乃知交。一賤。交情乃見。穀梁傳曰。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因此五交。是生三覺。

杜預左氏傳注。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覺也。尙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難。固易。攜。讎

曰。豐。瑕。隙也。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覺也。尙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難。固易。攜。讎

訟所聚。二覺也。杜預左氏傳注。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覺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古人知三覺之爲梗。懼

五交之速尤也。毛萇詩傳曰。梗。病也。故王丹威子以檣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有梁之初。淳風已

浮華。故敘叔世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者。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

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讎以祠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

也。鄭玄曰。夏。棗也。楚。荆也。夏與檀。古今字也。昌言已見。王元長。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

策秀才文。孫綽子曰。莊多奇言。渾沌得宗。罔象得珠。旨哉。晉平。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

昭民譽。漢書上以書勅貴。楊僕曰。懷銀黃。垂三組。參。邈。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

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適麗。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琰。謂司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

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爲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

班固述曰莊之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孟子曰舜聞一

推賢於茲為德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盱衡已見魏都賦扼腕已見蜀都賦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

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

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輻輳

擊輅為坐客恆滿蹈其闔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隄隅謂登龍門之阪西都實曰冠蓋如雲漢書曰郡國

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輻輳比穀填街陌說文曰駟車前衣車後為輻輳史記蘇秦曰

闕里孔子所居也升堂入隄已見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恆滿鄭玄禮記注曰闔闔皆門限也

書曰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至於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

臺者摩肩移走丹墀者疊迹市人莫與晉顧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

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轆不能上伯樂遺之下

車攀而哭之驥於是迎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藩拔僕也藩拔剪

拂音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辯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

臨苗之塗人肩相摩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吳都賦曰躍馬疊跡曰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

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鄭玄曰狎習也近也李陵詩曰獨

計不俱全乃井衣楹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歡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

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曰夫差瞑目東粵楚詞曰歸骸舊邦莫誰語魏武

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總帳謝承後漢書曰徐禰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

負笈赴用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一兩綿漬酒日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

米飯白茅藉以雞置前醲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禮記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

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動輪范式也己見喪主禮記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

之地。諸孤。昉子也。劉璠梁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客北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曷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萬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嶂。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會無羊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桂。今言大海之南也。蓋言流離之甚也。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云舌下泣之仁。寧慕郗成分宅之德。亡此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等視之。依然不相存。瞻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饒暉聞堪妻。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爲常。羊舌氏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郗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嗚呼。世路險巇。宜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蘄絕。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嗚呼。世路險巇。宜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蘄絕。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巇。王逸曰。險巇。猶顛危也。孟門。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

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皜皜然絕其霧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

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曹植應詔詩曰。彈節長驚。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詞曰。高山崔嵬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也。范曄後漢書曰。皜皜者。易汙。楚詞曰。吸精氣而吐霧。濁兮。說文曰。霧亦氣字。

演連珠五十首

文選 十一 連珠

五十一

連珠傳。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與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殷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旨可悅。故謂之連珠。

連珠傳。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與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殷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旨可悅。故謂之連珠。

陸士衡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
之氣也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歲終歲且更始國語曰鄭玄考工記土
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也字書曰沖虛也鄭玄考工記土
曰播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殘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
散也
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
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地既然人理得不效之
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譬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經綉之合韻善曰左氏傳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
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
各處其處首皆調均而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
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夫鑄銖之衡懸千斤

丈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為
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曰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
而辭豐由衡危鏡凶哲人所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力此唐虞所以
而辭豐由衡危鏡凶哲人所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力此唐虞所以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吳蒼

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亡殷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
而用之為貴爾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箕子丘園束帛戔戔王薨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
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也鄭
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下敢及天基命定命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
之氣也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歲終歲且更始國語曰鄭玄考工記土
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也字書曰沖虛也鄭玄考工記土
曰播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殘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
散也
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
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地既然人理得不效之
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譬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經綉之合韻善曰左氏傳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
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
各處其處首皆調均而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
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父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言末代闇主崇神棄賢故俊父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適之也陳敬仲曰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遺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與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龍爲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專魯而衰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無仲尼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男王謂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廣雅曰軌述也陵夷已見上文春秋命歷敘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也代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價於心言至道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響也善曰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慎曰灑猶汎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眇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冥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顧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爲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己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弘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慨然不自得乃過清洽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爲堯所

讓也。以爲汚。乃臨池水而洗耳。禮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旣以巢箕爲許由。洗耳爲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睥。而眡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鍾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神應物。爲樂不假。鍾鼓之音。爲禮不待。玉帛之惠。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治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美女之影。不惑荒嫗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治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嬙。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盤桓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審影之候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此章明有才。不過知者。所以自古爲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縈曲之絃。無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樂曲之絃。謂絃被樂曲而不申者也。言樂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候明時以効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戶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爲傷義。是弗聽也。充。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是以凌颯之羽。不求反風。耀夜之目。不思倒日。不假鵠能飛。不假風力。

鷓鴣夜見豈藉還嘔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鷓鴣於高榆之顛巢折
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鷓鴣謂之老菟傾音
休蚤
音爪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夫黜尸以明諫禍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
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蘧子歎不肯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
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蘧子歎退之徒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可謂生以身諫死以
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爲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
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微子言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
之於穆公爲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
不喪志奚陷利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穆公
出爲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
公以再命命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言諷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歎喻朗玉蒙垢而掩輝善曰
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爲當
故壞其眼目以行譴人乎尸
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芳絃以燔質而發
流馨喻貞女沒身而馨立烈士効節而名彰也善曰上林賦
曰酷烈淑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懷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効於斯者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規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叁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蘊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此言取已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闕乎。婁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此言物有因而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音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此言非虛立功須質，故三章設而漢陸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晷。揮翻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物有小而忽也。若緹紫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予曰：鑽燧改火，堯辭曰：後飛廉使奔厲。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春秋不以善惡不以貴賤革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晷日引火。不必增輝。
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善曰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齋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鑿。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遂。發聲也。明齋謂以明水滴。漸染盛黍稷。烜音燬。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商鞅言帝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圍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恆存。
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動神之化。已滅。

臣聞託閣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善曰日月虛而捕影。欲藏形而託暗。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惑。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

位。則日麗其精。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玄賦曰朝貞觀而夕花。應劭曰貞。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世加甚焉。

至誠感神。
尙書曰至誠感神。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劬，二臣誅而楚寧。凶邪亂正，亦由淨靈

流四凶而朝穆穆，楚戮費郢而王道洽也。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劼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鄢將師也。已見李蕭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爲美，色以悅目爲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百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

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洽，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

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

棲遑之辱。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勳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

浴棲遑，遠違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檢，謂定檢。

此言善景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麗萌，魏武失之張。遵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著頡篇曰：檢，法度也。

臣聞傾耳求音，既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

能共其休。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效。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乘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遜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

節厲。逸，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棄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遜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遜，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劇通曰：婦

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搘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顧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大也。莊子曰：北溪有魚，名之曰鯢，化爲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爲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歌，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甚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山移文，尙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桓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桓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爲宓子賤，但子賤爲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曉暉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武夫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劬。運者時來，則賢明易興，數逢澆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也。頓，猶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曉曉奏公，薛君曰：無珠子曰：曉，珠子具而無見曰：曉，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曉，珠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象，賦，砭類玉。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俵，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卽示近之義也。以夏至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周書布緹機室中，以木爲桼，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儀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

之妙。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恆。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恆。則應化之功不廢。然明鏡無心。物來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鬪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爲萬殊。

臣聞祝敵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疎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恆審其會。夫道上環會希發而節樂者。繫一祝之功也。一契而御衆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疎。遲也。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言爲政之道。怨已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己。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闕沒汝寬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尙書傳曰。誅。猶痛責之甚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亦在鷦鷯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闕沒汝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而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鼉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善曰。楚辭曰。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隆也。言及遇。隨風大波涌起也。使江水兮安流。淮南子曰。龍舟。鶴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雙嶼也。洞。疾貌也。楚辭曰。夏何則。牽乎動則靜凝。言舟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凝也。善曰。屋雖靜而爲動之。係乎靜則動。貞。言屋係乎地。風動而舟雖動。而爲靜止。而爲動也。鄭玄儀禮注曰。凝。止也。自定之貌也。

會史之情。此謂物無常性。惟化所珍。故水本驚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奔正也。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貞。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

水及風。誤也。海當爲
誨。曾參。史。史。魚。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言人居窮則志篤處達則恩輕。是以楚君。旌轡。激三軍之澆俗。少原流勸。誦輕薄之頹風。善曰。賈子曰。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亡其跨履。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跨履哉。吾悲與之。借出而不與之。借反。於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者刈著薪而亡吾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與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暗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商風。漂蕩。本無與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逐欲。遂令身死。國家爲墟。故微子視參秀而悲。殷周大夫見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或者以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爲禾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含響。朗笛疎而吐音。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汚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賁。賁。與。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疎。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

投迹之哀。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劍其喉愚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此義則輕臨川自投謂北人無擇也已見

桓溫薦譙元彥表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事得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嘖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五絃琴也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象五行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此言令人末也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天布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疎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曰晷日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觀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深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善曰淮能降西山之節南子曰夫寒之與燠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橈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伯

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寒。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金爲火所流。海爲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後知夏屋。幘幘。李執曰。陵。雨。暴雨也。幘。莫經切。幘。莫公切。

卷五十六

箴

女史箴一首 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張茂先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淮南子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高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家語。孔子曰。地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在帝庖。義肇經天。周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及君臣。周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周易曰。家道

毛詩曰王猷允塞婦德尚柔含章貞吉也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妻道

婉戀有節操服虔曰嫫音陽桑之賢曹大家列女傳注婉施衿結褵虔恭中饋

柔相慈深遠也毛詩曰淑慎爾止周易曰女正位乎內施衿結褵虔恭中饋

母之誠也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肅慎爾儀式瞻清懿

之褵也褵與離古字通也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肅慎爾儀式瞻清懿又曰各敬爾儀

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

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

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洗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不聽鄭衛

無畏知死不恚好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

當之帝嗟嘆以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好辭曰妾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

此倍敬重焉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好辭曰妾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

欲同輦末主乃有璧女今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長楊賦曰事罔隆而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周易曰

小星戒彼攸遂周易曰無攸遂王弼曰靈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也比心蠡斯則繁爾類既既兮宜爾子

攝令驢不可以驢。寵不可以專。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長驢敬也。驢則生怨，怨亂驢災。英絕幸，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也。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也。魯連子譚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美者自美，翮以取尤。列子曰：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治容求好，君子所讎。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戎曰：言語漏洩，職汝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太公金匱師尚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靖恭自思，榮顯所期，位好是正直。女史司箴，敢告庶姬。毛萋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形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

銘

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范曄後漢書曰：齊廢王子都，都侯暢來弔國憂，寶憲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寶憲。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寶皇后，所謂愛伯度，女弟立為皇后，寶憲稍寅亮聖皇，登翼王室。尚書曰：三孤寅亮，天地彌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尚書曰：選侍中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寅亮聖皇，登翼王室，子一人，登翼，謂登用輔翼，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尚書曰：麗烈風雷雨弗迷，毛詩曰：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范曄後漢書曰：耿秉字伯初，為執金吾，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范曄後漢書曰：耿秉字伯初，為執金吾，伯曰：三年而大習出曰：訓兵。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毛詩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徐廣曰此音訓並與上暫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范曄後漢書曰南單于休闌尸逐侯靬單于屯

同也毛詩曰整我六師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彪續

言願發國中諸部胡會處北賈太后從之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彪續

巾有蓋謂之武剛車者先驅殺梁傳雷輻蔽路萬有三千餘乘漢書揚雄河東賦勒以八陣莅以威神

曰長轂五百乘范曄曰長轂兵車也雷輻蔽路萬有三千餘乘漢書揚雄河東賦勒以八陣莅以威神

陣五曰衝陣六曰方陣七曰圓陣八曰牝陣九曰雁行陣玄甲耀日朱旗絳天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驕日遂凌

高闕下雞鹿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經積鹵絕大漠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

軍絕漢臣瓚曰沙土斬溫禺以覺鼓血尸逐以染鏑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

曰漢直度曰絕也斬溫禺以覺鼓血尸逐以染鏑溫禺靱王苦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其異姓

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

都侯左傳智罽曰不以靈鼓也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

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山又曰南單于上言北單于創劉南兵遂逃遠去依

安侯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為

河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將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

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將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

七日又文紀曰匈奴攻朝那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甘泉賦曰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

塞殺北都尉徐廣曰姓孫也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甘泉賦曰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

逸暫費而永寧也漢書揚雄上疏曰以爲不一勞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刊石創石即鑠王師

兮征荒裔毛詩曰於鑠王勛凶虐兮截海外毛詩曰相土烈夔其邈兮巨地界封神丘兮建隆碣說文曰

碣同與熙帝載兮振萬世唐熙帝曰有能奮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 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疾卒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戰國策唐唯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人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世譽不足

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無使名

過實守愚聖所臧越絕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在涅貴不淄論語子曰

堅乎磨而不磷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老氏誠剛強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

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柔弱生之徒論語曰老氏誠剛強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

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也行行鄙夫志悠悠論語曰故難量論語曰閔子路行行如

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然鄭玄曰行行剛強貌郭璞三蒼曰苟誠也

劍閣銘一首

張孟陽 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鑄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揚雄益州箴曰巖巖積石貌也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荊州山

之陽也尚書曰岷嶓既藝孔南通邛棘北達褒斜漢書音義服虔曰邛蜀都西部也樊夷名也梁州記

安國曰岷山嶓冢皆山名也南通邛棘北達褒斜漢書音義服虔曰邛蜀都西部也樊夷名也梁州記

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兩山城泝漢上七里有襄谷口南口曰褒北口曰

壁立千仞。元水經注曰：小劍戍，北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也。窮地之險，極路之峻。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世濁則

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閉由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鍾會伐蜀，雖在魏朝，政由晉王，故歸功於晉也。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

得十二，田生獻籌。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赴起。琳

為曹洪答文帝書曰：一夫揮戟，萬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齊有琅

人不得進，廣雅曰：越起，離行也。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

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

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

在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武侯曰：善。自古迄今，天命匪易。俞書曰：爾亦弗

敗績。左氏傳曰：凡師，大崩曰敗。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自立為天子。漢使吳漢伐之，述死。吳漢盡滅公孫氏。

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與覆車之軌，無或重跡。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

觀自總詣壘門。左氏傳曰：楚子圖許，僖公而縛銜璧。勒銘山阿，敢告梁益。迹不遠。

石闕銘一首

陸佐公。劉璠梁典曰：陸倕，字佐公，吳郡人，少篤學，善屬文。起家議曹，從事遷太子中舍人。後仕至太常卿，詔使為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世，賜以東帛，朝野榮之。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尙書：帝曰：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又：帝曰：禹，

當此之時，時不渝而人不易。上變政而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曷緯冥合，天人啓甚。克明

人改俗，尙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曷緯冥合，天人啓甚。克明

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舜禹揖讓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為四伯。武王翼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讓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榮。西都賦曰。天啓之心。人基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傳。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傳鄭子駟曰。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崩。太子即位。左傳。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子蠶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書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踏地無歸。瞻烏靡託。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高不敢不。謂地益厚。衆不敢不。謂天蓋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是萬福。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長楊賦曰。高祖順斗極。運支萬福。天關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外營陳星。毛萇詩傳曰。翼。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謂舉義旗。還。還一體。中外禋福。毛詩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謂舉義旗。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已西。檄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荆州之襄陽。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為雍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龍趨。楊修。許昌宮賦曰。元嘉中。荆州之襄陽。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命旅。晉衆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曰。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尚書曰。詢謀。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食同鬼神。其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雄響附。謀。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防風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萬哀之。乃拔其刃。瘞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胸人。去會稽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威之所。蕭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項肘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

黽結箕踞見賈豪士賦序曰授旗晉衆奮於阡陌之上趙充國頌請奮其旅于罕夏首憑固庸賦負阻協

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辭曰矢之墜兮士爭先庸國名也帝赫斯怒秣

彼離心抗茲同德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曰夏首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帝赫斯怒秣

馬訓兵嚴鼓未通兇渠泥首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

溫表曰臨去武昌弘舸連軸巨檻接艦鐵馬千羣朱旗萬里吳都賦曰弘舸連軸巨艦接艦鐵馬鐵甲之

州於北隰之中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干羣朱旗已見上檄折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威懷巴黔

底定魏略王陵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陵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

而七八焉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

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

其力小邦懷其德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

藩籬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

集壺漿塞野箠食盈塗鄭玄周禮注曰兵車革路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爲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

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饁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也似夏民之

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尚書中候曰天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鄰

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

以知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呂氏春秋曰

曰桀爲無道湯立爲天子夏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河圖龍文曰

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

騷題呂氏春秋曰善為君者變夷反舌皆服德厚也高誘曰夷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到向喉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

鏃論都賦曰同穴裘褐之域共川鼻飲之國杜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盤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鄣

河西無警類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

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為秦讓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遠逃而漢南無王庭漢書武帝

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者顧曰障小城也漢書晉文公攜戎狄居於西河圍洛之閒固音銀謝承後漢書

曰祝良為梁州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

刺史歷年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

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六樂鄭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護

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六樂鄭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護

曰高祖令張蒼定五禮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

關之學如市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

記曰由余款關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

百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起賣號槐樹數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

典咸秩地上之圓丘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又曰稱秩元祀成秩無文於是天

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風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字又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侍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

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準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遺伊秩

營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又寧思和求中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孫楚遺伊秩

語注曰厚也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歷代規蕃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曰高

故孔安國尚書序曰：規誓弘遠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著上疏曰：事過典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

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左氏傳曰：司鐸火季桓子命藏象魏曰：纂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

謂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

然而嘆。周書曰：文王至自商。至程太姒。夢見商之庭。北荒明月。西極流精。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

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闕化為松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

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海。岳黃金河庭。紫貝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楚

山有三角。其角一正。東有墻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海岳黃金河庭。紫貝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楚

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蒼龍玄武之製。銅雀鐵鳳之工。有玄武闕。魏文帝宮東。有蒼龍闕。北

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蒼龍玄武之製。銅雀鐵鳳之工。有玄武闕。魏文帝宮東。有蒼龍闕。北

雙圓闕。注曰：圓闕上作鐵鳳。令張兩翼。舉頭數尾。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化懸法。李尤闕銘曰：悉心

化懸法。已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桓子新論曰：昔

見上之。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

里也。有欺耳目。無補憲章。漢書曰：浸弱微滅也。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東都主人

不可勝數。山諫之。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或墓。二闕高壯。可徒施之王茂弘。弗欲後

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似闕。沈約宋書

漢記博士等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曉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天

闕於闕闕論語曰禘謀草創之西都賦曰樹中天之華闕封冠山之朱堂星紀也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

星也星紀斗牛之次也漢書曰太僕位在於寅正月也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搆茲盛則與此崇麗方

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劉瓛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其築

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鑄石為

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物觀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周

曰聖人作而萬物觀西京賦曰圓闕竦以造天若作範垂訓赫矣壯乎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

雙碣之相望徐幹七喻曰豐屋廣夏崇闕百重訓後嗣曹府君陳寔曰赫矣陳君爰命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涑漢啟岐梁此言建國立都正位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

營成周作洛誥蔡邕視禮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涑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帝功業而

漢漢高祖也西京賦曰岐梁涑雍陳寶鳴雞在焉易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言帝祚南遷王綱弛紊懸

後盛禮文之德由政化而益光也周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言帝祚南遷王綱弛紊懸

也虞預晉書王導上書曰道青蓋以反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蓋黃旗謂吳也司馬德

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恆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臧榮緒晉書曰孫氏無闕大晉南都亦

鬱岷魚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西京賦曰洪臺巖其獨出西都賦曰重軒三階穹隆見下句
鳥企而翼舒甘泉賦曰抗浮色法上圓製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上圓天也下矩地也繁欽建章風
柱之飛榭兮神莫莫而扶傾色法上圓製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
繩直望原臨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王逸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
煙雲言其高也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
曰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却背也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盤石鬱岷魚重軒穹隆色法上圓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

新刻漏銘一首并序

陸佐公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勅員外郎祖暅治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準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
後漏三刻為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且明也日入
時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挈壺命氏遠哉義用人鄭玄曰壺盛水也
挈壺水以揆景測辰微叫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
周禮曰挈壺氏掌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玄曰壺盛水也
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擊壺懸其上令軍中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也
鄭玄曰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左氏傳仲尼曰今
者夜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
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漢書曰孟陬殄滅
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陬歷紀廢絕聞餘垂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
十二月乃指已為失方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紱分至之差詳而不密起宮中宮城門傳五

伯官直符行衛士周廬擊木柝譚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覆融上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
首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銘空擅峴王之珠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新序固乘曰珠產江漢玉產崑山
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布在方冊無彰器用禮記哀
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付外詳之有司奏承天歷術令施行何布在方冊無彰器用禮記哀
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左氏傳臧警彼春華同夫海棗如春華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
傳伯曰山林川澤之寶器用之資

中而極其布破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不實公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寧可以軌物字民
海而極其布破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不實公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寧可以軌物字民
作範垂訓者乎左氏傳曰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倍伯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
範垂訓已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蕭子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壑舊漏給宮漏銘積水遠
見上文

方導流乖則陸機刻漏賦曰積水不過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淮南子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
運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五年以午冬至後五年以亥冬至後五年以卯冬至後五年以酉冬至後五年以
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歲躔闔茂月次姑洗附雅曰太歲在戊曰闔
中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孟子夏諺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業類補天功均柱地
洗昔女媧氏煉五色之石以補其闕斷懸之足以立四極其後河海夷晏風雲律呂禮斗威儀曰君乘土
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也

休青雲千呂連月不散意者閭浮有好道之君我王故搜奇蘊而貫神香步天材而請猛獸乘毛車以濟
弱水于今坐朝晏罷每且晨興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樂以諭其意蚤朝晏罷屬傳漏之音聽
十三年矣周禮曰雞人二掌大祭祀夜呼且以叫百以爲星火謬中金水遠用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
雞人之響官集云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

以爲星火謬中金水遠用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
雞人之響官集云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

雞人之響官集云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

雞人之響官集云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

雞人之響官集云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

雞人之響官集云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

暑退。陸機漏刻銘曰：寤時乖啟閉，箭異錙銖。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爲鎰，漢書曰：二十四銖爲兩也。爰命日

官草創新器。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御，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周易曰：仰則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史記曰：公

既視明途，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則于地四，參以天一。言壺用金而漏用水也。漢書曰：天

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則于地四，參以天一。言壺用金而漏用水也。漢書曰：天

建武遺蠹，咸和餘舛。司馬彪續漢書：霍融曰：四分施於金筒，方員之制，飛流吐納之規，金則壺也，而形方

員，孫綽漏刻銘曰：乃制妙器，挈壺氏銓，累筒三階，變律改經，一皆懲革。蔡邕律歷志曰：凡歷所革，而形方

積水成川，陸機漏刻銘曰：口納胸吐，水無滯咽。變律改經，一皆懲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也。天監六

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陸機集志曰：考正三辰審其

謂土不謬圭撮，無乖黍累。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圭撮，輕重者，不失黍累。又可以校

運算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治歷者方士唐都、巴郡，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

爾雅曰：春爲發生，夏爲長，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通正。漢書曰：史記有黃帝顓頊、夏商周及

魯歷，漢興張蒼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爲微近。又曰：淳于陵渠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也。永

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得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孟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周禮：栗氏爲

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惟則。七略曰：盤孟書者，其傳言孔甲爲之。孔甲，况入神之制，與造化合

符。孫綽語曰：藝妙者以入神，造化已見上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周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勳倍禮席

事百巾机。蔡邕銘論曰：武帝有巾机，香於太師，而作席机，檀杖寧可使多訥。曾水有陋昆吾，郭象莊子注曰：而推之爲兄也。蔡邕銘論曰：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於武當，曾水呂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山瀨

鄉記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持仙籙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綴乃詔小臣為其銘曰集曰銘一字至尊所惡劉人本觀書賦曰玉牒石記銀書金字與矣不窮邈乎昭備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莊子曰神道無跡天工罕代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

方尚書曰無曠庶乃置挈壺是惟熙載道衰世矣世與邊遷水火爭倒衣裳水火已見上文毛詩曰擊刁

世道交喪禮術銷亡莊子曰世衰道矣道衰世矣世與邊遷水火爭倒衣裳水火已見上文毛詩曰擊刁

舛次聚木乖方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鐃受一斗晝炊飯食擊持

度時惟我皇毛詩曰維彼四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陸機漏刻賦曰擬洪殺

陰蟲吐噏孫綽漏刻銘曰靈條往忽來鬼出神入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知其微若抽繭逝如激電

陸機漏刻賦曰形微獨耳不輟音眼無留盼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張衡漏刻賦曰

手抱箭右手指刻履薄非兢臨深罔戰授受靡僞登降弗爽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衛宏

以別天時早晚履薄非兢臨深罔戰授受靡僞登降弗爽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衛宏

田賦曰挈壺惟精惟一可法可象尚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月不遁來日無藏往分

以符契至猶影響周易曰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衰合昏暮卷冥英晨

生周禮風土記曰合昏種也葉長舒而昏合田尚辨天意猶測地情詩沔歷福曰靈臺參天意周易曰聖

况我神造通幽洞靈陸機漏刻賦曰來配皇等極為世作程也曹植列女傳頌曰尚卑貴禮來世作程

誄上

王仲宣誄一首并序

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内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祇

殲我吉士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誰謂不庸早世即冥范曄後漢書桓帝詔曰遭家不造先帝早世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

曰不以繁莊子曰雖有天壽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遂於命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毛詩曰先民有作何

用誄德表之素旗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旌旗識之揚雄元后誄曰著德

太常注諸旒旒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孝經曰哀以送之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史記曰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也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

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史記曰公高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滅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

後世文侯初盛至子孫稱王是為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詞曰伊伯庸之末胄也厥姓斯氏條分葉

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燿漢書曰陽九厄日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陽九

漢之盛德也中燿謂遭王莽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世祖謂光武皇帝也公羊傳曰撥亂反三台樹位履道

之亂也脫文曰燿不明也是鍾法三能台能同周易曰履道坦坦龍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為光為龍張璠漢紀曰王襲字伯

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

時為太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魏志曰：樂曾祖父龔，龔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

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俞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魏志曰：樂

為大將軍。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張衡四愁詩序：出臨朔岱，庶績咸熙。樂父無傳，其官未詳。君以淑懿繼此

何進長史。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張衡四愁詩序：出臨朔岱，庶績咸熙。樂父無傳，其官未詳。君以淑懿繼此

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孔叢子：襄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贊於

文若春華，思若涌泉。春華，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朱教發言可詠，下筆成篇。魏志：樂善屬文，舉筆便成。無

道不治，何藝不閑。碁局逞巧，博奕惟賢。魏志曰：樂觀人圍碁，局壞，樂為復之。善者不信，以靶蓋局，使更以

猶賢乎己。為之。皇家不造，京室隕顛。毛詩曰：閔予小子，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

平元年二月，乃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魏志曰：樂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氏

徙天子都長安。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魏志曰：樂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氏

軒爾龍騰，毛詩曰：翕然鳳舉，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盛弘之荆。州曰：襄陽城，西南有

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誅云：潛處蓬室，不干勢權。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

振冠南嶽，濯纓清川。集本清或為清，誤也。潛處蓬室，不干勢權。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

我公魏。荆人或遠，陳戎講武。禮記曰：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魏志曰：劉表卒，樂勸高尙，霸功投身帝

太祖也。荆人或遠，陳戎講武。禮記曰：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魏志曰：劉表卒，樂勸高尙，霸功投身帝

字桓譚，陳傾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斯言謂降也。毛詩曰：是與

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都。若稽頽漢北，有編都縣。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魏志曰：太祖

賜雷闕內侯。漢舊儀曰：列勳則伊何，勞謙靡已。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憂世忘家，殊略卓峙。史記：續其曰：將命之

侯黃金龜鈕，又曰：金印紫綬。勳則伊何，勞謙靡已。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憂世忘家，殊略卓峙。史記：續其曰：將命之

子車指曰。乃署祭酒。與君行止。魏志曰。後漢軍謀祭酒。周算無遺策。晝無失理。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
憂國忘家。我王建國百司。倘父。周禮曰。維王建國。君以顯舉。秉機省闕。戴蟬珥貂。朱衣皓帶。魏志曰。魏國
無遺策。動我王建國百司。倘父。周禮曰。維王建國。君以顯舉。秉機省闕。戴蟬珥貂。朱衣皓帶。魏志曰。魏國
不夫其中。我王建國百司。倘父。周禮曰。維王建國。君以顯舉。秉機省闕。戴蟬珥貂。朱衣皓帶。魏志曰。魏國
妻也。獨斷曰。侍中常侍。入侍帷幄。出擁華蓋。劉歆遂初賦曰。榮曜當世。芳風旒藹。漢書曰。韋玄成繼父相
皆冠惠文。加貂附蟬也。入侍帷幄。出擁華蓋。劉歆遂初賦曰。榮曜當世。芳風旒藹。漢書曰。韋玄成繼父相
顏子碑曰。秀不。嗟彼東夷。東夷。謂吳。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靈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
實振芳風也。嗟彼東夷。東夷。謂吳。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靈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言仲宣思念龍榮志在懷附。吳類
二十三人。蔡邕劉寬碑曰。統艾三事。以清王塗也。思榮懷附。望彼來威。言彼吳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
尊德來徵。外蠻夷。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
歸附其威信也。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
聯既。翩翩孤嗣。號慟崩摧。蔡邕哀成碑曰。嗚呼發軔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顏。楚辭曰。登山長望
留。翩翩孤嗣。號慟崩摧。蔡邕哀成碑曰。嗚呼發軔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顏。楚辭曰。登山長望
泣如。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丹青。二色名。好和琴瑟。分
過友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子戲
又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子戲
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乾。此驩之人。孰先殞越。左氏傳。齊侯曰。小
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春秋考異。郵曰。吉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列
曰。泰素者。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京賦曰。美往昔之喬松。要美門乎天路。喪柩既臻。將
質之始也。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京賦曰。美往昔之喬松。要美門乎天路。喪柩既臻。將
反魏京。靈輻迴軌。白驥悲鳴。說文曰。輻。喪車也。李陵詩曰。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梁商
執云忠侯。延首歎息。兩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莊子曰。小人徇財。君子徇
不聞其音。延首歎息。兩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莊子曰。小人徇財。君子徇

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楊荊州誄一首并序

潘安仁

維咸寧元年。王隱晉書咸寧武帝年號。夏四月乙丑。晉以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榮陽楊史君薨。嗚呼哀哉。

已見懷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左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也。選賢與能。政是以和。禮記曰。

能講信周賴尚父。殷憑太阿。太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惟師尚父。矯矯楊侯。晉之爪牙。臣又曰。予王之

修睦爪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尚書曰。予懋乃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

疏曰。故朝多饕餮。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東海王彊上疏曰。銜恨黃自古在昔。有生

之良華首之老。必死。法言曰。有生者必有死。有身沒名垂。先哲所躋。東征賦曰。唯令德為不。行以號彰。德以述美。周禮曰。

碑曰。德音猶存。亦賴之見述也。敢託旒旗。爰作斯誄。旒旗。已見上文。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楊侯。漢書曰。楊雄其先出自周伯喬者。以支

何別也。楊在河汾之間。周衰弈世丕顯。允迪大猷。尚書曰。公稱丕顯德。毛詩天厭漢德。龍戰未分。左氏傳

既厭周德矣。周易曰。伊君祖考。方事之殷。左氏傳曰。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曰。鳥則擇木。

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臣亦簡君。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左氏傳。狐突曰。策奮躍淵塗。跨騰風

雲管贊戲曰振拔或統驍騎或據領軍潘岳揚驍碑序曰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

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曰若弱冠味道無競惟時桓譚答楊雄書

曰子雲動味道腴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尚書曰克諧以孝燕蒸父多才豐藝強記洽聞且多才多藝洽聞

毛詩曰無競惟烈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尚書曰克諧以孝燕蒸父多才豐藝強記洽聞且多才多藝洽聞

強記已目睇毫末心算無垠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草隸兼善尺牘必珍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樂

也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左氏傳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政未聞以散璞發輝臨軹止作令肇碑曰嘉平初除軹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肇碑

運治書惟此大理國之憲章肇碑曰肇兼統大理中六年更名大理君莅其任視民如傷左氏傳達滑曰

侍御史惟此大理國之憲章肇碑曰肇兼統大理中六年更名大理君莅其任視民如傷左氏傳達滑曰

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尚書周公曰聽參臯呂稱侔子張尚書帝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惟

書曰于定國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矜寡罪從輕朝廷稱之又曰改授農政于彼野王肇碑曰除野

張釋之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蘇此天下稱之又曰改授農政于彼野王肇碑曰除野

將魏略曰典農中郎將太祖置秩倉盈庾億國富兵彊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新煌煌文后鴻漸晉

比二千石漢書河內郡野王縣倉盈庾億國富兵彊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新煌煌文后鴻漸晉

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肇碑曰文后歷數在躬為參軍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

白茅亦朱其紱肇碑曰五等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土宇歸章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

如和風國語內史過曰神亦往焉觀謂督勳勞班命彌崇東武伯說文曰督察也茫茫海岱玄化未周

徐州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滔滔江漢疆場分流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

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漢書琅邪有東莞屬徐州刺史折衝萬里對揚王休折衝將軍

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聞善若驚疾惡如讎國語楚藍尹壺謂子西曰夫國廬聞

書曰張儉若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左氏傳倉葛曰德以柔中國利以威四吳夷凶侈偽師畏逼將乘讎

豐席卷南極班固高紀述乘豐繼襄糧盡神謀不忒楊肇伐吳而敗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

則食左氏傳曰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負執其咎功讓其力毛詩曰誰亦既旋旆為法受黜

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古退守丘塋杜門不出漢書曰王陵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詩

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退守丘塋杜門不出杜門不朝請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詩

曰采桑祁祁封禪書曰雜搢紳先生之略靡事不咨無疑不質書曰張鍊居質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漢

位貶道行身窮志逸也毛詩曰我位孔貶毛萇傳曰貶墜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毛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

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毛詩曰不弔昊天蔡邕楊公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左氏

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死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

退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蘧子稷不肯而不能

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子稷退之徒殯於正堂也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達厥

辭夕殞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椁誅德策勳考終定諡侯漢書曰列侯薨大行奏諡誅策應劭曰賜與諡

及哀策。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寮屬含悴。毛詩曰。羹赴者同哀。路人增歎。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王仰追先考。執友之心。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晏子春秋。越石父曰。承諱忉怛。涕淚霑襟。楚辭曰。泣歎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一首并序

潘安仁

楊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肅侯。楊暨也。戴侯。楊子也。康侯。楊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妻爲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爲光祿勳密陵成侯。默女適滎陽楊潭。潭。生仲武。成侯或爲元侯。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元長也。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父夫家。而免諸艱難。尙書。周公曰。巫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曹子建自試表曰。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日新之。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傳曰。已不能底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往歲卒於德宮里。陸機洛陽記曰。德宮。里名也。喪服同次。綱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也。不幸短命。願回者。不幸短命死矣。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

乃作誄曰伊子之先。弈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左氏傳子產曰公孫段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名器

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鈞深探蹟。味道研機。

周易曰探蹟索隱鈞深致遠又曰匪直也人邦家之輝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子之遘閔。曾未亂髻。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機也鄭玄周禮注曰亂毀齒也。坤蒼曰髻髮也。如彼危根。當此衝焱。德之休明。靡幽不喬。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喬也左氏

喬木弱冠流芳。儁聲清劭。爾舅惟榮。爾宗惟瘁。幼秉殊操。違豐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

不必肄。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爾休爾戚。如實在己。新序曰晉襄公之

不倍也視予猶父。不得猶子。論語曰顏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

日具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尚書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也寢疾彌留。守茲孝友。

彌留已見上文毛詩傳曰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呂相絕秦曰諸侯痛心疾首唯就寡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

人。嗷嗷。同生。悽悽。諸舅。嗷。莊子曰我嗷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耀毀壁摧柯言

業之美類於蘭玉始含芳而積耀遠毀璧而摧柯言早夭也太玄經曰破壁毀珪達不幸也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

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

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于巾。張衡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沾巾龜筮既襲。挺隧既開。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

也聲頌曰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毛詩曰燕燕于臨穴永訣撫輓

盡哀。毛詩曰：臨其穴，慟慟其慟。櫛也。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往矣。已見上文。禮記杖道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泰山所仰，梁木所放也。

卷五十七

誄下

夏侯常侍誄一首并序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臧榮緒晉書曰：湛早有名，譽爲太子舍人。賢良方正，徵仍爲太子舍人。尚書郎

野王令。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中書郎南陽相。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郎，尚書郎，出宰野王令。漢書曰：何武賢良方正，徵也。

王東武帝第三子也。初家艱乞還。毛詩曰：未堪家多頽之選，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世祖武皇帝也。

封南陽王，後徙封秦王。家艱乞還，難余又集于薨。頃之選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世祖武皇帝也。

崩，厚曰：崩，厚曰：崩，天子之崩，以天子以爲散騎常侍，從班列也。天子，惠帝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又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

曰：以偏陽，其在於漢。邁勳惟嬰。漢書曰：夏侯嬰爲太思弘儒業，小大雙名。祖業漢書曰：夏侯聘字長公，少

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顯祖曜德牧兗及荆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橫歷荆

長卿自師事勝又曰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橫歷荆

王嘯德父守淮岱治亦有聲南太守毛詩曰文王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擣藻華繁玉振

如彼錦繡列素點約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尚書大傳孔子

其表未見其裏法言曰或問聖人表徒謂吾生文勝則史論語子曰文心照神交唯我與子莊子子綦曰

唯我與爾有是夫且歷少長速觀終始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子之承親孝齊閔參漢書武帝詔曰孝子

親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之友悌和如瑟琴

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宋玉對問曰曲彌高者其和

賞音而弱冠厲翼羽儀初升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呂氏春秋曰征公弓既招皇輿乃徵

翹車乘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曰內贊兩宮外宰黎蒸曲引曰巡忠節允著清風載與胡廣書曰建

彼樂都寵子惟王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決決乎大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

孔安國曰納言喉舌之官毛惠訓不倦視民如傷左氏傳祁奚曰甚訓不倦叔向有乃眷北顧辭祿延喜

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毛惠訓不倦視民如傷左氏傳祁奚曰甚訓不倦叔向有乃眷北顧辭祿延喜

孟子注德厚受余亦偃息無事明時呂氏春秋田贊曰疇昔之遊二紀于茲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

十二年班白攜手何歡如之禮記曰班白者不捉挈毛居吾語汝衆實勝寡論語子曰衆之勝寡必也人惡

篤異俗疵文雅。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執戟疲楊，長沙投賈。曹子建楊德祖書曰：楊子雲先朝
王太傅誼既以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史記曰：觀范雎之見王者，羣
調去意不自得。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慨焉嘆曰：道固不
同。論語子曰：道不為仁由己，匪我求蒙己。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誰毀誰譽，何去何
從。楚辭曰：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論語子曰：白乎涅而不淄，予獨正色居屈志申
色率下。正雖不爾以，猶致其身。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獻替盡規，媚茲一人。國語史黯謂趙簡
過而賞善，薦可而啓否，獻能而進。讒言忠謀，世祖是嘉。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將僕儲皇奉轡承
華。漢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讒言忠謀，世祖是嘉。復聞讒言，聲類曰：讒善言也。將僕儲皇奉轡承
吉。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左氏傳：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尚書曰：天秩有禮，如何斯人。而有斯疾。伯牛
有疾，子曰：斯人也，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中年猶
也。而有斯疾也，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中年猶
子曰：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甘食美服，重珍兼味。威榮緒晉書曰：馮族為盛，門性
斂以時，襲殯不簡器。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其斂以時服。漢書曰：衣禪覆為，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
養生而薄其葬。病且終，曰：吾欲藟葬。淮南子曰：節財薄葬，簡服生焉。淵哉若人，縱心條暢，淵哉若人，實好
斯傑操明達，困而彌亮，柩輅既祖，容體長歸。周禮：小喪，供柩輅。鄭玄曰：柩輅，載柩車也。周禮曰：喪視掌大
實存亡永訣，逝者不追。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望子舊車，覽爾遺衣，悃抑失聲，迸涕交揮。禮記曰：

哭失聲。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哀哉。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揮涕。蔡邕陳仲弓碑曰：嚴歡知名，失聲揮涕。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哀哉。者曰：子慟矣，子曰：非夫人之為慟，而日往月來，暑退寒襲。周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零露沾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謂之退。適子素館，撫孤相泣。毛詩曰：適子之館兮，撫孤羊前思未弭，後感仍集。賈逵國語注：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馬泝督誄一首 井序：滅榮緒督書曰：泝督馬敦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岳誄之。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傳暢晉諸公讚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北地盧水胡闕羌因此為亂，推之於殄滅。毛詩曰：王齊萬年為主，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漢書呂后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雖王旅致討，終有夏昏德，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宵遁乎大谿，王隱晉書曰：解系為雍州刺史，又曰：朝廷以周處忠烈，欲民墜塗炭，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宵遁乎大谿，遣討氏乃拜為建威將軍。又曰：周處解系與賊戰於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孟子曰：勇士不若夫偏師裨將之殞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左氏傳：韓子曰：魏以偏師陷子忘喪其元。左氏傳曰：秦師夜遷，若夫偏師裨將之殞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左氏傳：韓子曰：魏以偏師陷子裨將侯者九人。漢書谷永上書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齊使人說越曰：韓子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東觀漢記：章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樂府曰：出東南隅，曰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解嘲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漢書比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云剖符專城，則青墨是也。墨或為紫。秦隴之僭，鞏更為魁。羌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煎鞏降，東觀漢記曰：既已襲泝，而館其縣。左氏傳曰：杜

預曰掩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十雉言羣氏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

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東觀漢記曰上入木石將盡樵蘇

乏竭芻蕘罄絕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芻的以鐵

鑊機關既縱礮而又升焉言以鐵鑊繫木爲機關既縱之以礮敵而又收上焉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礮石

夫沈滯然編與疊並同力對切爨陳焦之麥柿字廢栲栳角之松說文曰栲栳也栲栳也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

歷馬長鳴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颯其凶醜駭而疑懼乃闕地而攻子命穴浚壘真壺鋪雷瓶瓶武

以偵令之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城幕壘內井使聽耳者伏壘而聽審將穿響

作內焚穢古火薰之潛氏殲焉崔實四人月令曰四月可穢穢注曰大麥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

厄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羌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漢書音義曰衛青

就拜大將軍於幕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軍主長服赤

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訊吏兵以檟楚之辭連之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大將軍

屢抗其疏干寶晉紀曰梁王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管子曰民無恥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莊子曰晉之

擊衆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効極推小疵周易曰悔吝者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

勳何戴假授官也說文曰勳法有罪也以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

書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

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諡梁

然絮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晉絮士之聞已穢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語曰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

妬之徒也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然則口不言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質首之讎也言嫉妬之徒欺此善士

戰國策甘茂謂楚王曰魏氏聽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

甘茂與樛里疾質首之讎也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猶弗為况昔乘丘之戰玄賁奔父甫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

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昔乘丘之戰玄賁奔父甫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

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禮記曰魯

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漢明帝時有

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鄭玄曰白肉股裏漢明帝時有

司馬叔持者白曰於都市手劍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之誄公羊傳曰仇牧聞宋萬殺君手

也呂氏春秋管子曰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班固漢書贊曰自孔

三軍之士視死如歸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子後綴文之士衆矣

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史記曰侯贏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尚書曰變夷猾夏保

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焚焚羣狄豺虎競逐左

傳富辰諫王曰狄固貪惓王又啓之說文曰杜林說卜者黨相詐驗為禁力南鞏更恣睢潛跽官寺呂氏

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又曰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鞏更恣睢潛跽官寺春秋

曰在上無道。倨傲荒廢。恣睢自用也。楚辭曰：意恣睢以指摘。史記：李斯、齊萬、虢、呼、關、呼、震驚台司。毛詩曰：獨行怨雎之心。漢書：任橫攻官寺。東觀漢記曰：象林蠻夷攻燔官寺。匈奴語：張奐降，聲勢猛烈。毛詩曰：秋漢含孽。曰：三公在天法三台。聲勢沸騰，種落煽煽。熾謝承後漢書曰：匈奴諸羌，落熾盛，大為邊害。曰：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形珠星流，飛矢雨集。形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馬兵法曰：火攻有五，斯、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爾雅曰：惴、惴、懼也。尙、爨、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藁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人悅之，猶解倒懸。公、馬、生、爰、發、在、險、彌、亮。毛詩曰：賦政于精、冠、白、日、猛、烈、秋、霜。戰國策：唐、睢、曰、孫、政、之、刺、韓、傀、也、稜、威、可、厲、懦、夫、克、壯。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憐乎、夫、有、立、志、毛、詩、霑、恩、撫、循、寒、士、挾、纊。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漢、曰、克、壯、其、猷。霑、恩、撫、循、寒、士、挾、纊。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漢、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爲、鮮、卑、隔、在、漠、北、潛、隄、密、攻、九、地、之、下。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犬、羊、爲、羣、韓、詩、外、傳、曰、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潛、隄、密、攻、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愜、愜、窮、城、氣、若、無、假。王、逸、楚、辭、曰、愜、愜、小、息、長、罹、患、禍、者、也。昔、命、懸、天、今、也、惟、馬。論、衡、曰、夫、命、懸、於、博、智、瞻。解、嘲、曰、雖、其、人、之、瞻、偵、命、以、瓶、壺、劇、結、以、長、壘。徐、爰、射、雉、賦、注、曰、劇、割、也。鋪、未、見、鋒、火、以、起、焰、薰、尸、滿、窟、培、穴、以、斂。廣、雅、曰、培、極、木、石、匱、竭、其、稗、空、虛、矚、然、馬、生、傲、若、有、餘。左、氏、傳、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忿、貌、也、擗、與、同、下、板、切、孔、的、梁、爲、礪、柿、糜、松、爲、芻、守、不、乏、械、歷、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鄭、玄、周、融、薦、爾、衡、表、曰、臨、敵、有、餘、芻、的、梁、爲、礪、柿、糜、松、爲、芻、守、不、乏、械、歷、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鄭、玄、周、實、木、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不、二。漢、書、公、孫、攬、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楛、以、生、易、死、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庚、化、爲、寇、糧、實、賴、夫、子、思、蕃。模、彌、長、蔡、邕、趙、歷、碑、曰、加、以、思、謀、以、存、易、亡。

善傳曰咸使有勇致命知方論語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我雖末學

聞之前典莊子曰末學古之人有之十世宥能表墓旌善左氏傳曰宣子囚叔向祁奚聞之而見宣子曰

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思人愛樹甘棠不翦左氏傳曰君曰詩云蔽芾甘棠勿

也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孰是勳庸而

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斲善害能醜正惡直鄭玄毛詩箋牧人逶迤自公退食國語里革曰且夫君

邪毛詩曰逶迤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會不戢翼言聞穢必殞若鷹之揚若不戢翼而少留也毛詩

爾大勞猜爾小利方言曰苟莫開懷于何不至言人不開懷以相容慨慨馬生琅琅高致說文曰慷慨壯

雅曰瑗發憤囹圄沒而猶眊嗚呼哀哉左氏傳曰苟偃伐齊卒視不可冷樂懷曰安平出奇破齊克完

以五采龍文束其角而灌脂束其尾燕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緋衣畫

而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善者出奇無

窮張孟運籌危趙獲安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

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人入晉陽趙伯氏殺守陞之吏而決水灌智

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氏殺守陞之吏而決水灌智

策於帷幄之中運籌沂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吝嫉謂有司食吝嫉妬也論衡曰文吏搖傾

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頌况曰家僕周禮有變隸夷隸鄭玄曰征變夷剔子雙龜貫以三木為督守及

雙龜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園。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國
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園。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國
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劉縯聖賢。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子令聞不已。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動
本紀曰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衢。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子令聞不已。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動
頌爵。亦兆後昆。周禮曰凡有功德者。祭於大燕。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陽給事誄一首。并序。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暉自率衆至方城。虜悉力攻滑臺。城東北崩壞。
中尚書令傅亮議。環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絹
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爲之誄焉。

顏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元曰永初郡國記有東郡
濮陽。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東郡國經
郡。瓚之。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潘岳陽祿。獯虜開爨。劇。劔司竟。沈約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
廩延。後漢居山陽武。幽并騎弩。屯逼鞏洛。物理論曰。幽州之騎。列營緣戍。相望屠潰。關中詩曰。列營基時。
帝平河南。居滑臺。帝曰。凡民逃其上。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曰。會聚也。左氏傳。孔子罷
傳曰。攻潁川。居之。左氏。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曰。會聚也。左氏傳。孔子罷
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士師奔擾。棄
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佻影。身飛鏃。毛詩曰。佛佛公子。毛。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
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引義以正身。曰。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

陽瓊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左氏傳曰師徒撓敗也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鄭玄禮記注曰振收也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

旌錄奮動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東觀漢記曰章帝壯而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

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處父勤君怨在登賢左氏傳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

季之屬也故蘇子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杜預曰本中軍帥易以為左也使續鞠居殺陽處父穀梁傳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中軍將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冀公

曰謀公謂夜姑曰吾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苦夷致果題子行閒左氏傳曰苦

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苦夷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遂傳左氏傳曰

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衛青曰非臣待罪行間之意氏邑亦如之惟邑及氏自温徂陽左氏傳曰

杜預曰取其舊邑之舊勳又衆仲曰昨之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惟邑及氏自温徂陽左氏傳曰

勞文公而賜之温狐續既降晉族弗昌晉狐射姑續鞠居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左

孤氏陽氏先處之温狐續既降晉族弗昌晉狐射姑續鞠居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左

生立續宋皇毛詩曰之子征之拳猛沈毅温敏肅良管子曰戰國策鞠武曰田光先生者其知深其慮沈如彼竹柏

負雪懷霜孫子曰貞人在冬則松竹在火則玉英如彼駢駟配服驂衡服馬也衡車衡也言翼贊宋朝如彼駢之為駟乃

四馬曰駢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周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函陝堙阻灑落蒿萊胡馬東驚胡風南埃毋丘儉

詩曰芒山遺路無歸轄衛野有委骸應劭曰輶小棺也服虔曰輶與柩古字通司馬彪續漢書順帝留

曰死則委尸原野。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臺。懼彼危臺。在滑之垆。周衛是交。鄭翟是爭。交。蘇與也。毛詩曰。懼。
伯雅請滑。鄭文公不聽。襄王請而囚伯雅。王怒。與翟伐鄭。不克。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嶺結關。負河築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金。謂刁斗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城門擊刁斗。周禮曰。大也。關之闢。料敵厭難。時惟陽生。楊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唐涼冬氣勁。塞外草衰。秋九月。塞外草衰。涼也。
矣。獮虜乘障犯威。尙書。王曰。湯矣。西土之人。漢書曰。鳴驥橫厲。霜鏑高鞏。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靈準
義曰。箭鏑也。西京賦曰。游軼我河縣。俘我洛畿。左氏傳。呂相曰。迭我殺地。入我攢鋒。成林。投鞍爲圍。東
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翳翳窮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闕。左氏傳。晉軍吏卒無半
菽。馬寶拊矣。秣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曰。吾聞圍者。拊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何子之情。何休曰。以木銜
口。守未焚衝。攻已濡褐。左氏傳曰。公使齊攻廩丘之郭。烈烈陽子在困。彌達窮而通。曰。困勉慰痠傷。拊巡饑
渴。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察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義立邊疆。身終
錄。枯嗚呼哀哉。劉熙釋名曰。賁父殞節。魯人是志。汧督効貞。晉策攸記。已見上文。皇上嘉悼。思存寵異。于
以贈之言。登給事之。毛詩曰。何以贈。疏爵紀庸。恤孤表嗣。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蘇
呼哀哉。

陶徵士誄一首并序

顏延年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山海經曰升山黃醜之水出焉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寶春秋運斗樞曰

曰桂椒芬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搖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多椒豈其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

實藉也韓詩外傳曰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紅人蓋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於江隨

躍而立者人之薄也言人以衆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

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奔為諸侯

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三輔三代之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辟於上洛熊耳

山西爾衡書曰故已父老堯禹鑄銖周漢而父老堯舜乎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

分國如鑄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雖而縣世浸遠光靈不屬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

靈遠也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論語子曰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

多矣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機俠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陸機詩曰惆悵餘蹤尚書曰餘波入于流

沙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禮記曰儒有淫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左氏傳郤芮對秦伯曰夷

記曰有哀素之心鄭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范曄後漢

家貧內井曰弗任藜藿不給列女傳曰周南大夫之妻謂其母老子幼就養勤匱禮記曰事親左遠惟田

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轉對曰殆不如父重王益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田對曰非君之與父執重田

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亦爲親也。宜王也。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盧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爲親。屈也。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左氏傳。季文子曰。四方諸侯。其誰不體。嵇康幽憤。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閑居。詩曰。世務紛紜。蔡伯喈郭林宗碑曰。翹區外以舒翼。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閑居。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公羊傳。齊織紉。緯蕭以充糧粒之費。穀梁傳曰。寧喜出奔晉。織紉。邠終身不。大夫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織紉。緯蕭以充糧粒之費。言衛鄭玄儀禮注曰。絢。狀如刀衣。履頭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特緯蕭而食。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劉劭集有。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曰。恬曠苦不足。頤者。司馬彪曰。蕭。蒿也。織蕭爲薄。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劉劭集有。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曰。恬曠苦不足。頤促每。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有餘。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除棄之謂也。夫貴在其身。猶忘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有詔徵爲著作郎。稱疾。使家人忘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郭象曰。淡然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有詔徵爲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張衡靈憲。冥冥默不。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可爲象。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陸法曰。寬樂令終曰。其辭曰。物尙孤生。人固介立。漢書音義。臣豈伊時邁。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輅此洪族。蔑彼名級。高輿送。承蒙龍之洪族。既高陽之休基。史陸親之行。至自非敦。周禮二曰。六行。孝友睦姻。記曰。賜爵一級。既文曰。厥次第也。睦親之行。至自非敦。周禮二曰。六行。孝友睦姻。然諾之信。重於布言。漢。日。季布。楚人也。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真曰。博而不舉。是曾參之行。依世尙。

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必職之。以好異。而有一於身。必被譏論。非為默置於時。

若夫子。因心而能。遠於世事。言不同不異也。莊子曰。列士懷植。散軍則向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

遠。毛詩曰。畏榮好古。薄身厚志。論語子曰。世霸虛禮。州壤推風。世謂當世而顯者也。蔡伯喈曰。其有也。因心則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信而好古。世霸虛禮。州壤推風。曰州郡聞德。虛己備禮。推風。推挹有道也。

孝惟義養。道必懷邦。范曄後漢書曰。論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人之乘。蘇不隘不恭。好是懿德。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蔡母遠曰。隘謂疾惡。太爵同下士。祿等上農。禮記曰。諸侯之

甚。無所容也。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羈隘。不為不恭。太爵同下士。祿等上農。禮記曰。諸侯之

緣。足以耕。度量難鈞。進退可限。孝經容止可度。長卿棄官。稚賓自免。漢書曰。司馬長孺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

代其耕。度。量。難。鈞。進。退。可。限。孝。經。容。止。可。度。長。卿。棄。官。稚。賓。自。免。漢。書。曰。司。馬。長。孺。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

才。數。病。去。官。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高。蹈。獨。善。高。蹈。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下。亦既超曠。無適非心。呂氏春秋曰。夫樂有道。心亦適。汲流舊巖。葺宇家林。廣雅曰。晨煙暮藹。春煦秋陰。

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史人否其憂。子然其命。論語子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墨子曰。貧富固有人。天命不可損益。隱約就閑。遷延辭聘。徒子好色。賦曰。因遷延而辭。登非直也。

明是惟道性。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糾纆幹流。冥漠報施。福鳥賦曰。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夫禍之與

史記司馬遷曰。天之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言誰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聞之。實疑於明智。此說明智。謂

天蓋高。胡得斯義。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矚。史記曰。子章曰。天蓋高。不與仁乎。履信曷憑。思順何實。周易曰。履

毛其詩傳也。年在中身。疢維疴疾。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也。視死如歸。臨凶若吉。呂氏春秋曰。道

藥劑弗嘗。騰配非恤。魏都賦曰：藥劑有司，論僚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神孫癘子曰：凡計於

敬述靖節式尊遺占。漢書曰：陳遵口占作書也。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計却賻，輕哀薄斂。禮記曰：凡計於

鄭玄曰：訃或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所告之也。周遭壤以穿，旋墓而窆。嗚呼哀哉！河圖考鈞曰：有壤者

禮曰：喪則令贈補之。鄭玄曰：謂喪家補助不足。周遭壤以穿，旋墓而窆。嗚呼哀哉！河圖考鈞曰：有壤者

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莊子曰：既化而自爾介居，及我多暇。漢書陳餘說武

之謂禮。說文曰：窆，葬下棺也。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毛萇詩傳曰：躡息也。念昔宴私，舉觴相誨。毛詩

居河北，孫卿子曰：其為人，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毛萇詩傳曰：躡息也。念昔宴私，舉觴相誨。毛詩

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違人。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毛萇詩傳曰：躡息也。念昔宴私，舉觴相誨。毛詩

父兄弟備。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孫卿子曰：方哲人卷舒，布在前載。西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取鑒不遠。吾

言燕私，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孫卿子曰：方哲人卷舒，布在前載。西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取鑒不遠。吾

規子佩，毛詩曰：殷爾實愀然，中言而發。禮記曰：孔子愀遠衆速尤，迂風先歷。班固漢書述曰：疑殆隱闕，遂

韓詩外傳曰：草木根莖淺，未必灑。身才非實，榮聲有歇。言身及才不足為買，榮華聲名，有時而滅。恐

也。颯風與暴雨，隱則灑，必先矣。身才非實，榮聲有歇。言身及才不足為買，榮華聲名，有時而滅。恐

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魏雅曰：永遠也。左氏傳：仁焉而終，智焉而斃。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

婁既沒，展禽亦逝。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弔，曾參曰：先生終，何以為？謗曰：以康

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謗為康哉。妻曰：昔先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為，是以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

三十鍾，先生辭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感威於貴賤，不違遠於

論語：柳下惠為士師，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其在先生，同塵往世，見上。文旌此

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唐對婁惠也。

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并序。沈約宋書曰：孝武殷淑儀薨，追遣

為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謝莊為誄。

謝希逸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曉律谷黍谷也吹律以暖之故曰律谷劉向別錄

之至生委陳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照車去魏聯城辭趙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問

陳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出鳴雞趙王遂使相如奉璧四入秦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損連

小國也倘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

秦王聞之使遣趙王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四入秦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損連

城之皇帝痛掖殿之既閔悼泉途之已宮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為名也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

望椒風嗚呼哀哉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桓子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天寵方

降王姬下姻吉承天寵也毛詩序曰王姬亦下嫁於諸侯中肅雍揆景陟妃爰臻言王姬將降至而貴妃

王姬之車又曰陟國軫喪淑之傷家疑賈庇之怨穆天子傳曰天子為盛姬謚曰哀淑人潘岳秦氏從姊

被妃兮瞻望母兮庶圖芳於鍾萬誅曰敢揚厚德表之旒旌國語晉悼公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

非也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鍾萬誅曰敢揚厚德表之旒旌國語晉悼公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

功魏類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繩左氏傳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其辭曰

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其辭曰

玄丘烟因熅瑤臺降芬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得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楚辭曰望瑤臺

有娥之佚女高唐溱雨巫山鬱雲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且為朝雲暮為行雨誕發蘭儀光啓玉度

荷爽述讀曰其德克明誕發幼齡左九嶷武帝納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月漢書曰北宮有婺女星占曰婺

皇後頌曰如蘭之茂如玉之璧光啓已見上文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月漢書曰北宮有婺女星占曰婺

女為既嫁毓德素里棲景宸軒梁季南碑曰子以振民毓德劉處麗絺綌出懋蘋蘩中谷是刈是穫為繡為

之女也

又曰子以采蘋南澗之濱脩詩賁道稱圖照言忠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宋翼訓如幄贊軌堯

門列女傳曰塗山氏之女夏禹妻以爲妃既生啓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姁爲姓漢書曰

門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妊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聞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

夔母綯繆史館容與經閣史三史陳風緝藻臨象分微易象游藝殫數撫律窮機律六律躊躇冬愛招

悵秋暉楚辭曰蹇淹留而躑躅左氏傳曰鄭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執賢對曰趙衰展如之華寔邦之

媛毛詩曰展如之敬勤顯陽肅恭崇憲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皇帝即位奉榮維約承慈以遜

逮下延和臨朋遠怨祚靈集祉慶藹迎祥毛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鄭玄禮記曰高辛氏之世玄鳥

尼上巳日會天淵池詩皇胤璿式帝女金相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帝女已見上文左氏傳祈招之詩云

式如玉式如金毛詩曰追琢其聯跗齊穎接萼均芳毛詩曰棠棣之華不當作附萼足也鄭玄以蕃以牧燭代輝

梁漢書曰文帝立武視朔書氛觀臺告稜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周禮曰八頌局

和六祈輟滲周禮曰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祝吉凶鄭玄曰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也八頌局

曰攻六曰說滲謂衡總滅容鞏翟毀枉包成論語注曰衡輻也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終厭翟

與兩轡容謂轡車也周禮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服禕服也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終厭翟

衣袂衣鄭玄曰狄當爲翟雉名也禕衣翟翟者也說文曰衽衣衽也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

夕改耕輅晨遷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也列離宮天遂別殿雲

懸以離宮別寢靈衣虛襲組帳空煙寧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注曰露重巾見餘軸匣有遺絃

嗚呼哀哉匣中箱也移氣朔兮變羅執白露凝兮歲將闌獨庭樹驚兮中帷響金缸暖兮玉座寒夏侯

金缸燈賦暖不明也易是純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隳純孝共氣謂皇子也左氏傳君子曰穎考叔純

類謀曰假威出座玉床純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隳孝也孝經曰辨陽哭泣哀以送之鄭玄孝經注

也一體而分形同血氣而異息毛詩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仰昊天之日莫報怨凱風之徒攀毛詩曰

曰凱風美孝子也茫昧與善寂寥餘慶見淮南子曰茫茫味味從天之道與善已喪過乎哀棘實滅性見上

毀不滅性世覆冲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冲毛詩曰乘心塞淵題湊既肅龜筮既辰呂氏春秋曰題湊

書音義章昭曰題頭也頭階撤兩奠庭引雙輶儀禮曰屬引撤奠乃祖鄭玄曰屬者也引所以維慕維愛

曰子日身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淑儀薨又曰大明六年子雲薨慟皇情於器物崩列辟於上曼司

彪漢書曰根崇徽章而出寰旬照殊策而去城闔嗚呼哀哉建也毛萇詩傳曰章旒也蔡邕獨斷曰以策

車旋載容衣崇徽章而出寰旬照殊策而去城闔嗚呼哀哉建也毛萇詩傳曰章旒也蔡邕獨斷曰以策

五百里旬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旬服說文曰闔城曲重門也經建春而右轉循闔闔而逕渡

河南郡境界簿曰洛陽縣東城闔第一建春門楚辭曰歷大皓旌委鬱於飛飛龍透遲於步步毛詩曰周

楚挽於槐風喝邊籥於松霧鑿鳴也楚辛楚也廣雅曰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穆天

於穀丘之廟葬於樂池之上乃奏樂三日而終是日樂池盛姬亡天子乃殯姬晨輻於解鳳曉蓋俄金葬此

然明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尸以輶車如輶車為節也臣瓌曰秦始皇崩馳其喪載以輶車

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輜車類也。然輜車吉儀。讚說是也。桓譚新論曰：乘輿鳳凰蓋飾以金玉。蔡邕獨斷曰：凡乘輿皆羽蓋。金華爪。鄭玄詩箋曰：俄頃也。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黃陵家爲山。鄭玄周禮注曰：隧墓道也。重扇闕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哀永逝曰：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魄於天濔。許慎淮南子注曰：濔。涯也。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言惠問乘四氣而靡窮。嗚呼哀哉。

哀上

哀永逝文一首

潘安仁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啓夕。將啓殯之前夕也。儀禮曰：既夕哭。請啓期。告于殯。宿俄龍輜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也。天子畫之以龍。說文曰：輜。喪車也。嫂姪兮悼惶。慈姑兮垂矜。爾雅曰：婦稱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陳琳武軍賦曰：啓明戒旦。長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毛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此。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天地之道。理終天不反。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見上文。儀禮曰：宵設長逝之辭。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輶。祖及輶車。並已見上文。儀禮曰：宵設醑觴兮告永遷。禮記曰：士殯。帷之儀。禮曰：商祝御極。乃祖布席。乃奠。禮曰：醑。悽切兮增歎。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鬢髮。徒鬢髮兮在虛。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邁。馬迴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班婕妤自傷賦曰：廣室陰兮帷纏。暗房櫺虛兮風泠泠。楚辭曰：雲霏。

承字。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毛詩傳曰夷也。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

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斂。將送形兮長往。隱已見上文。委蘭房兮

繁華。襲窮泉兮朽壤。賈逵國語注曰襲還也。中慕叫兮擗標。之子降兮宅兆。擗標已見上文。孝經曰。撫靈槨兮訣幽

房。棺冥冥兮挺窆窀。杜預左氏傳注曰窆親身也。窀墓隧也。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司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曰。棺聲類曰窆墓隧也。

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左氏傳曰。不反哭于寢也。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寢。儀禮曰。遂適殯宮。是乎非

乎何皇。趣一遇兮目中。淡書曰。孝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嫻嫻。其來遲。既遇

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婦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

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

而能無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

